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位學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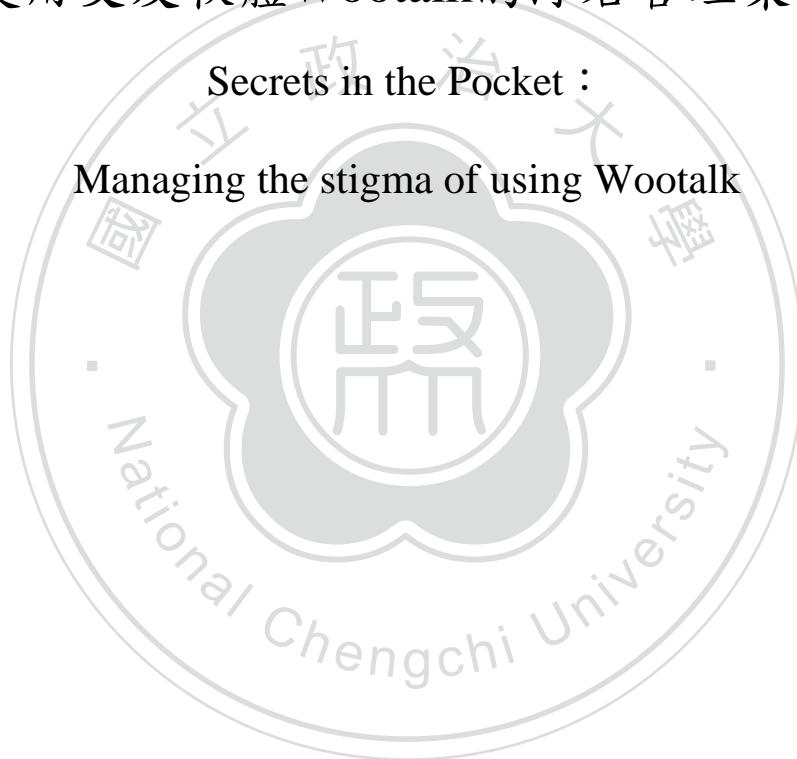
碩士學位論文

口袋裡的秘密：

使用交友軟體Wootalk的汙名管理策略

Secrets in the Pocket :

Managing the stigma of using Wootalk



指導教授：康庭瑜 博士

研究生：許佳琦 撰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七月

## 摘要

隨著交友軟體逐漸普及，於主流輿論再現中，交友軟體卻時常與約炮、劈腿、騙色等「負面」的性實踐連結，使得交友軟體使用者時常必須隱藏自己使用的事實。本研究從Rubin的性階層與Goffman的汙名管理出發，探討台灣交友軟體Wootalk的使用者們認知到哪些汙名，又採取哪些策略來管理。研究發現，受訪者們認為使用交友軟體的汙名，通常和「陌生人發生性行為」、「感情不忠」等「壞」的性實踐有關。另外，女性受訪者更常感受到周圍知情者給予的蕩婦羞辱處罰，顯示交友軟體的汙名建構過程不只是性化的、也是性別化的。研究並整理出三種主要的汙名管理方式：包括論述管理、介面管理與空間管理。受訪者們在不同的日常生活情境中選擇不同的汙名管理方式，作為「裝正常」與「蒙混通關」的策略，以維持自己在交友軟體內與外的雙重生活。

關鍵字：汙名管理、性階層、交友軟體、Wootalk

## Abstract

Nowadays, it's common to use dating applications. However, in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dating apps are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bad sex" such as hook-up, two-timing and cheating. As a result, many dating app users tend to obscure the fact that they are using it. Drawing on Gayle Rubin's sexual hierarchy theory and Goffman's stigma management theory, this study illustrates how using dating apps is stigmatized and how the users manage them.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stigma of using dating apps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casual sex and two-timing. Also, female users experience slut-shaming from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more often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s three main stigma manag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discourse management, interface management, and space management. The dating app users choose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Keywords: stigma management, sexual hierarchy, dating apps, Wootalk

## 目錄

<b>第一章 前言 .....</b>	<b>8</b>
第一節 研究背景 .....	8
第二節 研究動機 .....	10
第三節 問題意識 .....	12
<b>第二章 文獻回顧 .....</b>	<b>14</b>
第一節 交友軟體與網路性愛 .....	14
第二節 性汙名的運作機制 .....	17
第三節 交友軟體的汙名管理 .....	21
第四節 小結 .....	23
<b>第三章 研究方法 .....</b>	<b>24</b>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	24
第二節 研究設計 .....	25
第三節 受訪者描述 .....	25
<b>第四章 交友軟體使用樣貌 .....</b>	<b>29</b>
第一節 交友軟體的汙名 .....	29
第二節 交友軟體的使用動機 .....	37
第三節 交友軟體的使用時間與地點 .....	41
第四節 小結 .....	46
<b>第五章 交友軟體使用者的論述策略 .....</b>	<b>48</b>

第一節	說與不說：選擇性揭露的論述策略.....	49
第二節	我會好好保護自己：「安全」的論述策略.....	53
第三節	我只是為了好玩：「遊戲」的論述策略.....	58
第四節	小結：裝正常作為論述.....	61
<b>第六章</b>	<b>交友軟體使用者的介面與空間管理策略 .....</b>	<b>64</b>
第一節	分門別類：交友軟體與網友名單.....	65
第二節	轉移陣地：從 Wootalk 到 Line 的距離.....	75
第三節	刪除修改：手機裡的障眼法.....	78
第四節	劃分空間：無所不在的空間游擊戰.....	84
第五節	小結：蒙混通關作為論述.....	84
<b>第七章</b>	<b>結論 .....</b>	<b>86</b>
第一節	研究發現.....	86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91
<b>附錄</b>		<b>93</b>
<b>參考資料</b>		<b>94</b>

## 圖 目 錄

圖一：性階層：「好」的內圈與「壞」的外圈.....	19
圖二：性階層：劃出邊界的鬥爭.....	19
圖三：安全的論述策略.....	58
圖四：遊戲的論述策略.....	61
圖五：交友／通訊／社交軟體的親疏關係.....	78
圖六：汙名管理策略概念圖.....	89



## 表目錄

表一：台灣四大報 Wootalk 相關報導 .....	10
表二：受訪者列表 .....	26
表三：使用交友軟體的汙名類型 .....	30
表四：交友軟體的使用場所 .....	44
表五：交友與通訊軟體列表 .....	70



# 壹、前言

##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吾聊、不無聊」、「遇見你，是最完美的開場白。」斗大字幕不時嵌於都市街頭平面廣告。從手機的聊天訊息中回過神來，在捷運電扶梯行徑間、過馬路之際驚鴻一瞥，只見於字幕的邊緣，一對年輕男女咫尺對望，兩人中間隔著一只手機。當代最典型的交友軟體意象，凝聚在一幅幾公尺寬的平面廣告裡。誠如半世紀前 McLuhan (1964) 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Media is an extension of man)，今日更成為行動裝置發展蓬勃之下的雋永預言。

據資策會調查，台灣於 2014 年的智慧型手機普及率為 58.7%，到了 2015 年已達 73.4%；使用手機的內容則以撥打電話、即時通訊、社群網站為主 (iThome, 2015 年 7 月 20 日)。2017 年 6 月，資策會 FIND 調查中心公佈 2016 年下半年消費者使用行動 App 調查，發現台灣消費者最常使用的 App 前五名為：社交聊天類 (77.4%)、影音娛樂類 (51.2%)、應用工具類 (41.2%)、地圖/導航類 (36.8%)、及新聞類 (33.4%)。社交聊天類自 2014 年開始便蟬連榜首 (資策會 FIND 網站，〈2016 年消費者愛用 App 大洗牌〉，2017 年 5 月 26 日)。社交聊天的功能在行動裝置的使用上佔了非常大的比例，利用行動裝置進行社交，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

在社交聊天的經驗中，交友軟體 (dating apps)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有別於 Line、Messenger、Skype 等即時通訊軟體 (instant messenger apps)，使用者須設定一組帳號密碼，用於和事先設定好的聯絡人 (好友) 溝通，即時傳遞文字訊息、符號、音視訊等 (王淑美，2014)；交友軟體則是一種即時的通訊軟體，目的在於與陌生人配對交友，並可能包含即時定位功能 (Blackwell, Birnholtz, & Abbott, 2015)，藉由交換彼此所在地、興趣、性向等資訊來提供認識的機會，並得到行動的親密感 (Duguay, 2017)。並且最重要的是，交友軟體時常擁有多數通訊軟體所沒有「共在」(co-situation) 功能，使得原先不認識的使用者們透過註冊、

填寫資料，在系統配對後，而能使個人檔案得到可見性 (visibility)，讓素昧平生的兩人能夠檢視彼此的檔案，選擇是否相遇 (Choy, 2017; Blackwell et al., 2015)。

儘管交友軟體的使用在今日已經相當普及，不過在大眾媒體與網路輿論再現中，仍然可以發現人們對於交友軟體抱持負面的看法。如蘋果日報〈高中大學生性愛樂園 約砲軟體急速氾濫〉、〈真心換絕情 竹科男「網交」人財兩失〉；自由時報〈約砲神器大 PK 吾聊崛起、微信最爛〉；ETToday 新聞網〈女大生網路交友被騙上床 渣男神隱只留下一疊「冥紙」〉、〈D 奶女友行為怪...一查手機驚見 2000 裸照 結局讓他崩潰！〉等。從這些報導與貼文裡，常可見到使用交友軟體似乎總是伴隨著危險，並且這些因為交友軟體而產生的感情與性互動，也都是違反了某些性道德規範——像是約砲、劈腿、騙上床等「不以愛為基礎」、「不是長期的」、「不專一」、「為了享樂的」的性愛。

這樣的污名現象，連帶令許多使用者相當害怕讓別人知道自己在用交友軟體的事實。2014 年，一則由網路媒體 BuzzFeed 所製作的影片〈不能告訴別人我們從 Tinder 上認識〉(We Can't Say We Met On Tinder) 便點出了這個現象。影片是一對經由交友軟體結識的情侶在 UBER 內，為了稍後的派對進行「串供」的過程：

男性：「為什麼不說我們在一間酒吧遇見的呢？反正那是個人們常常遇見新朋友的地方。」

女性：「對，大家都愛酒吧。」

男性：「妳就說妳當時正在等朋友，手上拿著沙瓦，然後我走向妳，說了一些什麼。比方說這附近最好的雞尾酒在哪裡……」

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 2015 年的一篇特約記者觀察〈為何我們不怕承認「我們是在 Tinder 上認識的」〉(Why I'm not embarrassed to say 'We met on Tinder') (2015 年 9 月 23 日) 也提到了類似的狀況。作者 Morgan Olsen 描述自己如何對外詮釋自己的網路交友經驗——當她告訴朋友，自己是從 Tinder 上結

識了現任男友後，「我還必須帶著懺悔的口吻，告訴他們說：『他是我最後一次約會。我本來就打算在那次約會完就把這軟體給刪掉。』」

台灣的交友軟體使用者也有相似的處境。批踢踢實業坊女版（Womentalk）一篇〈標題[問題] 為什麼女生比較不會想用交友軟體？〉（2017年11月14日）的文章裡，幾則推文便精確地描述了人們心中對於交友軟體的種種猜疑擔憂：「會覺得是不是一堆奇怪的人」、「會擔心怎麼來的怎麼去。」「交友軟體的直覺印象就是約～」「上面一堆騙砲的把」。在另一篇文章〈[討論] 會阻止朋友用交友軟體嗎？〉（2017年7月10日）裡面，作者同樣提出自己對交友軟體上的對象是否都曾「約炮」過的疑慮：

還是會有點擔心說上面認識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約X的經驗

你們會因為朋友在交友軟體上遇到結婚對象然後嘗試去用用看嗎？還是死都不相信？

##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據蘋果日報（2016年1月26日）報導，曾有網友舉行線上投票，整理出最多使用者的前三大交友軟體，包括 BeeTalk(21%)、Wootalk(17%)、Wechat(12%)。壹週刊報導（2016年5月4日）也指出，台灣前四大約炮平台包括 Dcard、Wootalk、BeeTalk 和 Goodnight。其中重複上榜的交友軟體「吾聊 Wootalk」在 2015 年至 2016 年左右相當火紅。

2016 年 4 月，Wootalk 的發言人曾表示一天有將近十萬人次使用 Wootalk 交友軟體進行聊天（蘋果日報，2016 年 04 月 25 日，〈《約砲調查》熱點實測 這裡真的超好搖〉），其熱門程度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卻也因為 Wootalk 的風行而產生大量的負面社會輿論，均將交友軟體與性關聯起來，視作洪水猛獸。

表一：台灣四大報 Wootalk 相關報導

日期	報刊	新聞標題
20151116	蘋果日報	匿名 APP 發文無壓力 《老實說...》超夯 《Dcard》限學生
20160111	蘋果日報	真心換絕情 竹科男「網交」人財兩失
20160111	自由時報	竹科男 Line 找援交遭騙 對方恐嚇：我老大是標哥
20160121	蘋果日報	一張圖告訴你 現在人都在哪約砲
20160311	蘋果日報	女大生與大叔相談甚歡 見面後只想往下鑽
20160312	自由時報	不滿男友亂把妹？她轟聊天軟體專門生產賤男人
20160418	蘋果日報	愛情需要衝動？他的回答讓人無法反駁
20160425	蘋果日報	《約砲調查》熱點實測 這裡真的超好搖
20160425	蘋果日報	工欲善其事必先用「神器」！約砲王都用這
20160425	自由時報	約砲神器大 PK 吾聊崛起、微信最爛
20160427	自由時報	男約網友看電影 再帶去旅館搓乳挨告
20160428	自由時報	爛男偷摸還偷拍 威脅女網友陪睡
20160504	蘋果日報	高中大學生性愛樂園 約砲軟體急速氾濫
20160504	自由時報	學生最愛用的約砲軟體是... 他說這樣做最容易約到人
20160504	中國時報	約砲軟體氾濫 大學生陷身變態性愛
20160514	蘋果日報	她在約砲神器找到真愛 網友都這樣說
20160825	蘋果日報	媽媽首次用聊天軟體 發了1句話嚇跑對方
20160829	蘋果日報	男蟲扮正妹 騙男網友自慰再勒索
20160828	自由時報	網路聊天假扮女子 要男傳自慰影片
20161204	蘋果日報	快去簽樂透！他網路約妹真的約到「親妹妹」
20161224	自由時報	害女高中生懷孕... 已婚男 PO 文求助 網友貼歌神回
20170122	中國時報	女神級女友手機驚見千張裸照 結局嚇到不知所措
20170302	中國時報	男大生約砲搖到女老師 最後竟然超展開
20170605	蘋果日報	渣男騙她上床後搞失蹤 還留下一袋冥紙
20171031	自由時報	初約砲大戰 3 回合後告性侵 她卻又 LINE 道謝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以台灣四大報紙《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為例，搜尋 2015 年至 2017 年年底之間包含「Wootalk」為關鍵字的新聞。這些主流媒體報導大多採自 Dcard、批踢踢實業坊，在 25 則新聞報導中，常見「人財兩失」、「變態性愛」等負面字眼（見表一）。可以看出儘管交友軟體確實帶來方便嶄新的交友管道，不過同樣強烈的受到種與性相關的污名。

對交友軟體使用者而言，這樣的輿論也讓他們必須冒著新的風險——不論自己是否曾經有過「聊色」、「約砲」的經驗，這些使用者們都仍然會擔憂自己一旦

對他人透露自己有玩交友軟體的經驗，會因此歸類成報導中這樣「騙上床」、「變態性愛」等具有負面標籤的人。

這形塑出了本研究初步的問題意識。交友軟體帶來看似快速、公開、方便的交友經驗，但在實踐上則時常需要遮遮掩掩，否則往往招致惡名。本文後續將會藉 Goffman 的「汙名」(stigma) 概念以及 Gayle Rubin 的性階層 (sexual hierarchy) 理論，試圖分析台灣交友軟體 Wootalk 使用者的汙名管理策略。

### 第三節 問題意識

有一些關於交友軟體的研究便指出，交友軟體 (dating apps) 的特殊之處在於，過往研究主張網際網路所帶來的「匿名性」優點，在交友網站上反而成為缺點 (Ellison, N., Heino, R., & Gibbs, J. 2006)。因為交友網站與軟體的目的均在於尋找伴侶，使用者們通常會特別注意用戶個人資料的真實性，網站也時常透過各種機制來辨識、審核使用者所提供的資料真偽。也因為如此，交友軟體使用者的自我印象管理成為一個重要的討論焦點，像是如何選擇適合的大頭貼、撰寫風趣幽默的自我介紹、填寫個人興趣與學經歷等等，來做為自我呈現的實踐 (self-presentation practice) 之一 (Ranzini, G., Lutz, C., & Gouderjaan, M. , 2016 ; Ward, J. , 2017)。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多半聚焦在「交友軟體」作為呈現的舞台，探討使用者們如何進行正面的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然則較少關注交友軟體使用者作為一種負面的「汙名」身分，以及他們如何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中進行汙名管理 (stigma management)。

儘管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進行印象管理，但對於某些可貶者而言，這種技藝更是對於他們的汙名身分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對可貶身分來說，汙名管理就是印象管理的一個重要層次 (Goffman, 1963 ; Woo , 2018 )，正如 Goffman 所言：

這種技藝是社會生活中的基礎，藉此個人能夠策略性地控制自身形

象，以及他人從他身上點滴搜集而得的產物。正常人與受汙名者之間的合作也包含在內：偏離者能夠維持對常規的依附，因為他人會小心尊重他的秘密、淡然忽略它的敗露，或漠視那些會破壞秘密的證據。

( Goffman, 1963, 曾凡慈譯, 頁 153 )

回到交友軟體來看，雖然它提供了使用者更多認識陌生人的機會，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在主流媒體、網路輿論以及社會道德價值影響下，使用交友軟體的人，似乎總是受到某些特定的性汙名。正是這樣既自由卻又受限的矛盾現象，讓使用者們各自發展出不同的使用策略來應對或抵抗這些規訓，創造出各自的游擊策略，來進行交友。

在前述已提到，台灣自行開發的交友軟體「吾聊」Wootalk 是目前全台使用人數最高的交友軟體之一。因此，本文欲以交友軟體 Wootalk 的使用者作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這些使用者們如何理解自己因為使用交友軟體而招致的汙名身分？以及他們又是如何針對這樣的身分進行汙名管理。

## 貳、文獻回顧

本研究在第二章將以「交友軟體與網路性愛」、「性汙名的運作機制」、「交友軟體的汙名管理」三部分進行論述。第一節先回顧交友軟體的定義與流變、以及國內外相關研究的核心關懷。第二節「性汙名的運作機制」將借 Gayle Rubin 的性階層概念討論「性」的汙名如何建構。第三節「交友軟體與汙名管理」將回顧 Goffman 對汙名的定義以及後續研究者如何使用汙名管理策略進行實證研究。

### 第一節 交友軟體與網路性愛

第一章已整理出許多將使用交友軟體的負面報導，它們時常將交友軟體和各種負面的性實踐描述得密不可分，也使這些交友軟體的使用者難以去除接踵而來的性汙名。事實上，從這些報導看來，我們或許無法否認交友軟體裡聊色、約炮等各種性實踐確實存在，不過，這些性實踐是否真的應該受汙名化？這些汙名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並運作？並且，這些汙名大多使哪些人受到傷害？則是本研究認為值得進一步討論的部分。

第一節中，會將先定義何謂網路性愛，並整理過往研究中，交友軟體與「約炮」、「網愛」的關係到底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進一步令使用交友軟體的人，都背負了這樣的性汙名。

#### 一、網路性愛做為線上活動

網路性愛是一種線上性活動 (onLine sexual activities, OSA)，所指的是「兩個或更多的人參與的性談話 (sexual talk)，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愉悅，於形式上，包括文字、圖像、影像、聲音等多種方式，且在進行中也可能包含自慰過程。( Turkle, 1995 ; Daneback, Cooper & Måansson, 2005 )」

在網路逐漸興起的 90 年代，便已經有不少學者處理線上的情慾關係。網路性愛特殊之處在於它與真實性愛既相似又不同。Turkle (1995) 便曾提及這種性實踐，重點是透過雙方或多方的幻想來產生連結。網路中介的性接觸，既同

時依據真實生活的性概念作為「正本」來實踐，卻又因身處虛擬空間、科技媒介，而得以被以其他形式再現 (Odzer, 1997)。並且由於網路的匿名性、互動性、即時性使然，人們透過科技，得以「共同完成」一種「沒有肉體接觸」，且相當安全的「個人化」性行動 (黃馨儀，2006)。針對網路性愛的相關研究，依照其核心關懷，可以再分成以下幾類討論。包括「情慾的去身體化」以及「科技賦權」。

### 1. 情慾的去身體化

關注身體研究的社會學者 Shilling (2004) 認為，科技化身體的興起主要取決於兩項重要的發展：其一是網際空間 (cyberspace) 的普及，讓人人都能在網路中交流、接收資訊，無需與他人直接面對面溝通。其二則是科技擴增、用來補充或改變肉身與身體內容。Shilling 並指出，這兩點的結合，使人類有機會能夠成為賽博格 (cyborg) 主體。「機器與有機體的混合」所形成的賽博格主體，也包括人與電腦的結合，「虛擬自我認同」也透過鍵盤、螢幕、電腦而甦醒 (Haraway, 1984; Shilling, 2004；吳怡萱，2007)。

Turkle (1995) 所著的《虛擬化身》(Life on The Screen) 是最早探討網路上的自我探索研究之一，她藉田野調查探討了 MUDs (Multi-User Dimension，多使用者空間，中譯「泥巴」) 的使用者們因應網路空間的人際關係轉變，如跨性別扮演、網路性愛的行為過程中，產生了破碎的自我認同，並試圖分析其中的道德價值界線應如何劃分。虛擬空間帶來的是真實空間的暫時消解，身體的特徵、缺陷變得不重要；面對面互動需要的即時反應也變得較為隱諱，因而替使用者帶來更多的安全感，也有許多使用者會利用線上之虛擬特性，在肉身隱藏之際來讓自己有機會扮演不同性別、性向、族群角色，發展自己的情慾認同 (Turkle, 1995；Odzer, 1997)。

### 2. 科技賦權

性少數族群如何透過網路替自己進行賦權 (empowerment)，爭取更多情慾

空間，同樣是許多性別研究學者關注的重要問題。在性壓抑的社會道德價值中，異性戀女性、LGBT 族群的情慾表現往往受到長期的壓抑，擁有較少的社交空間與更嚴謹的社交道德規範。在資訊革命帶來的眾多效果中，網路具有低成本、匿名性、高效率等特性，使得線上互動更容易令人揭露真實自我（袁意晴，2001；陳婷玉，2008）。而在此背景下，這類型的研究提問，關注的便是網路作為開創性的虛擬空間，是否能替他們的情慾畫出一條可行的道路。陳婷玉（2008）以線上網路性愛聊天室為主題，訪談七名女性使用者以及徵得她們網路性愛內容。發現台灣女性在受到性的規訓與壓抑下，是如何在網路空間上實踐自我的情慾展演，結果發現網路雖提供女性較為安心的聊天空間，但仍受到父權社會的壓制，在聊天過程中仍時常得依靠閃躲、迂迴等策略來讓自己免於男性騷擾。LGBTQ 族群的相關研究，也時常主張科技能替性少數族群帶來賦權效果。酷兒的種種性實踐，將能夠把日常生活空間從原本歸屬於以生育為目的、單偶異性戀的規訓中（Berlant & Warner, 1998; Hubbard, 2001）解放出來。Blackwell & Birnholtz (2015) 以 Grindr 為研究對象，探討此男同志交友程式的使用者，如何利用定位系統功能（Location-Based Service）搜尋聊天對象。

## 二、當交友軟體遇上網路性愛

交友軟體的可攜帶性，進一步改寫、並共同建構出新的社交需求與規範。除了過去前述提到網路本身的「匿名性」、「互動性」、「即時性」之外，安裝於手機內的交友軟體，更是具有「共在性」的特徵（Blackwell & Birnholtz, 2015）。它提供了：(1) 跨越肉體與虛擬的不同層次空間（place）來使人們的使用者提高能見度，得以彼此看見、增加交流機率。(2) 它們也令過去人們的社交慣習、喜好得以被消解與改寫。(3) 它們讓使用者們在進行線上自我表演時產生新的策略。

簡溥辰（2016）同樣指出，在交友軟體崛起後，同志使用者能夠以極低門檻的方式滿足過往的社交需求。交友軟體並不只是用來實現性的目的，更是成

為新的社交場所，其「交友」、「找伴」、「約炮」、「地陪」、「塑造商機」等目標，比過去非行動科技的社交方法要來得方便許多。並且甚至可能取代過往男同志交友空間如酒吧、三溫暖所擔負之功能。

交友軟體儼然成為人們全新的社交場所。不論是進行虛擬性愛（cybersex），或者「約炮」（hook-up），其實都只是交友軟體的其中一種用途。不過一旦與性產生關聯，便相當容易受汙名所影響。也因此，許多人認為自己曾經「使用交友軟體」是種不能輕易說出口的行為。本文因此將「使用交友軟體」視作一種性汙名的經驗，並將在第二節與第三節，藉由 Goffman 與 Gayle Rubin 的理論框架，進一步藉理論說明，性汙名的邊界如何建構而成。

## 第二節 性汙名的運作機制

對布爾喬亞階級來說，幾乎必然帶著恐懼來談論色情。也因此透過性壓抑的方式來表達，所有的性行為都籠罩在一種侵犯的感覺之下：男人侵犯女人的身體、愛人侵犯了社會規範、或同性戀根本性地侵犯了道德。（Sennett, 1977）

Foucault (1978) 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曾以「我們這些維多利亞人」(We "Other Victorians") 描述當代的性壓抑情況。在維多利亞時期布爾喬亞階級興起之後，「夫妻」逐漸成為家庭的主要成員，夫妻制度亦逐步受到完善的法律與財產保護，夫妻之間的性行為繼而成為最穩定合法的性，且擔負了國家的生育責任，家庭制度漸漸轉成少數能夠合法擁有性的場所，並且在無形之中排除了其他不為生育、夫妻外的性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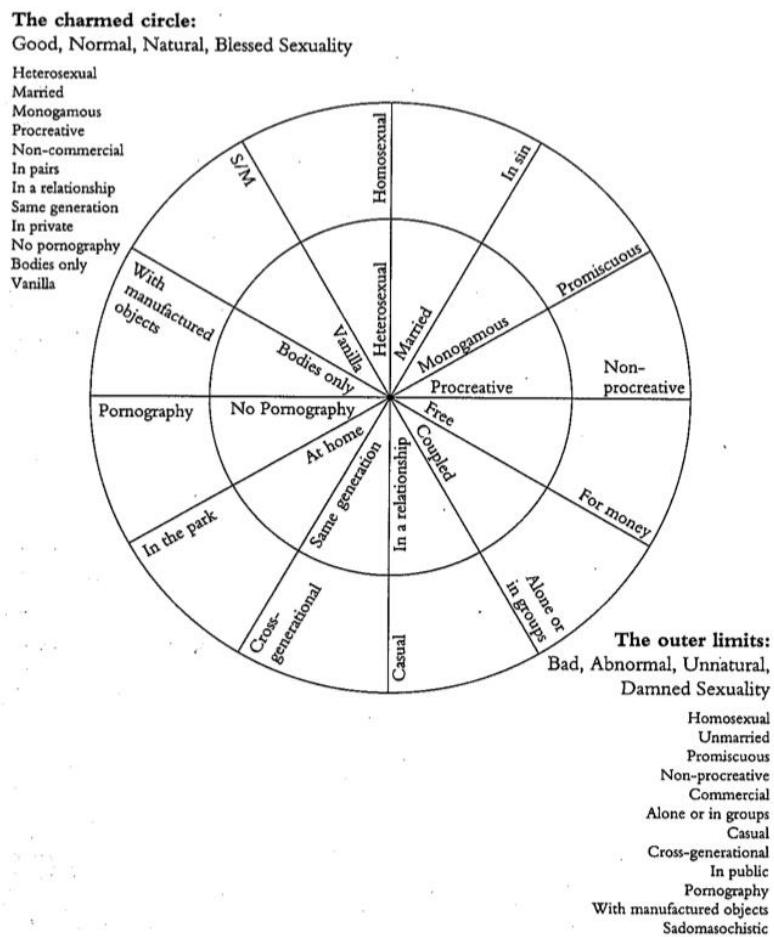
自 19 世紀以降，社會中開始瀰漫著恐懼「性」的氛圍，談論性成為一件必須迴避的事情，並且「性」幾乎等同於情色（erotic）。社會對性的種種掩飾，

成為一種現代社會的特徵（Sennett, 1977；Giddens, 1991）。紀登斯並引用了佛洛伊德的看法，描述在許多非現代文化以及前現代歐洲社會中，性行為並不是必須嚴格隱藏於他人視線之外的。現代性的性壓抑（sexual repression）事實上是文明的代價，性的合法舉止則是由社會的道德價值建構而成。

然而性的「正當性」如何被建構？女性主義學者 Gayle Rubin (1984) 提出的性階層理論更進一步地分析出在社會規訓下，某些「非法」的性受到排除（exclusion）的過程。經由宗教、精神病學以及大眾文化等多種意識形態，人們的性活動往往被區分為「正常」與「不正常」的二元對立關係（見下圖一）。

根據這個系統，那些「好的」、「正常的」、「自然的」情慾，理想狀態下應該要是異性戀的、婚姻內的、一夫一妻制的、有生育能力的、並且是不能買賣的。這種「好的性行為」應該要受配偶、關係所綁定，並且最好是同個世代、發生在家裡。且不應該和色情片、戀物癖、情趣玩具或是任何超越「男／女」的其他角色扯上關係。任何違反了這種形式的性都是「壞的性」，被視為「反常」、「不自然」。壞的性包括了同性戀、未婚、雜交、無生育能力的性、或是有金錢對價關係的性。它可能是自慰、可能是雜交、或者是隨機、跨世代、也可能發生在公共場合。或者發生在樹叢或者澡堂裡。它可能在過程中使用了色情片、戀物、情趣玩具、或是某些不尋常的角色扮演助性。（Rubin, 1984）

圖一：性階層：「好」的內圈與「壞」的外圈（Gayle Rubin，1984）



圖一位於社會核心的內圈（Charmed Circle）作為「好的性愛」，指涉某些服膺於主流意識形態的性活動。包括異性戀、香草性愛（vanilla sex）、無金錢關係、發生於住家等等，唯有這些樣貌的性活動，才得以被社會所接納。而與此對立的性活動則被劃分到屬於外圈（Outer Limits）的「壞的性愛」，例如多元性向、皮繩虐娛（BDSM）、性交易、以及公共空間中的性，便受到有系統性的情色汙名（system of erotic stigma），遭到社會排除。

而決定內圈與外圈邊界的主要因素，則包括了宗教、精神病學、女性主義、或社會學等種種性價值判斷系統，都會嘗試影響邊界的位置，決定邊界的哪一邊、哪一段應當或不應當崩解。

圖二：性階層：劃出邊界的鬥爭（Gayle Rubin，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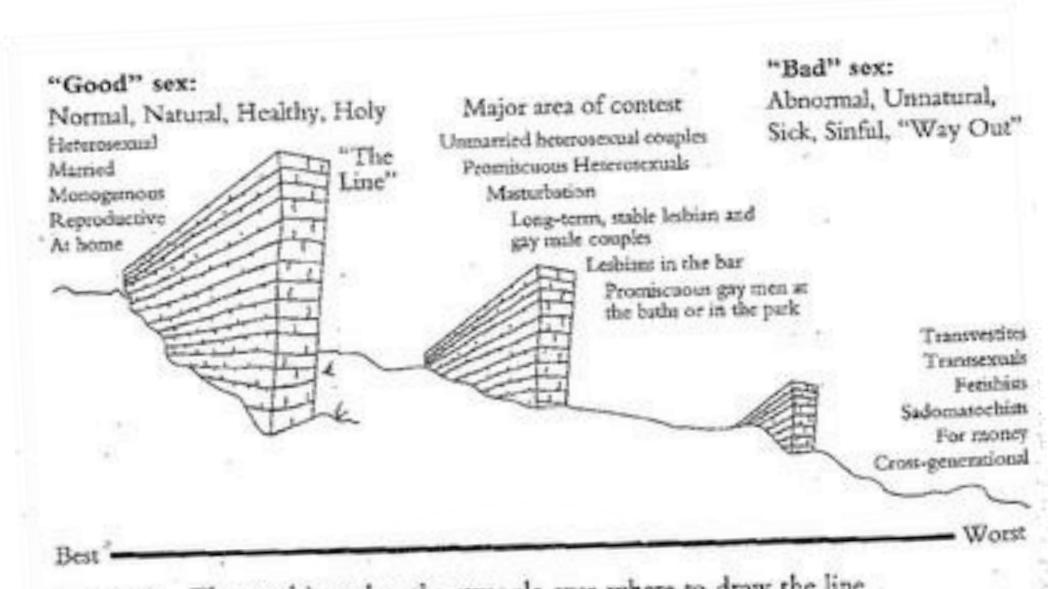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sex hierarchy: the struggle over where to draw the line.

這道好性與壞性的邊界，區別了人們的性舉止（sexual behavior），將某些性行為當成惡魔的傑作、危險、精神疾病、幼稚不成熟、或是應當受到政治譴責的。這些關於性的討論，關切的是「應該再哪裡畫出界線」，並且決定哪些行為可以被納入到可接受的那一邊（見圖二）。當前大多數的性論述，均只劃出了一個非常小的合理情慾範圍，只有在這個範圍裡的性才是被批准、安全、健康、成熟、合法、甚至是政治正確的。

例如，圖二位於最左側的「好性」（"good" sex）最右側的「壞性」（"bad" sex）之間，事實上散落著更細微的光譜，有著許多介於二者之間性實踐，例如「未婚異性戀伴侶」、「雜交的異性戀」、「自慰」、「長期穩定關係的同志伴侶」、「酒吧中的女同志」、「在公園或廁所雜交的男同志」等等。Rubin因此主張，必須將好性與壞性之間的想像邊界給推得越來越遠。

Rubin所舉的性實踐例子與邊界的關係，或許今日再回頭看，早已鬆動或有所更改，但這仍然不影響她所提出的性階層分析架構。直到今日，各種的性實踐仍然依據著不同價值判斷系統，不斷地游移拉鋸，試圖將「好」與「壞」的邊界推遠或者拉近。有論者指出，這些邊緣的性實踐或許不見得是有意地要

爭取性／別平等或性解放，而更多地只是在滿足自己的慾望。但是不管其動機為何，他們的實踐某種程度上就是在鬆動「性階層」的邊界，以及其衍伸出來的道德論述，甚至就足以挑戰性階層模型本身（胡世君，2010）。

而前述所提到，與交友軟體相關的這些負面報導，其中「劈腿」、「約炮」，正好牴觸了她所歸類到「單偶」（monogamous）作為好性與「多偶」（promiscuous）作為壞性；以及「關係內」（in the relationship）作為好性和陌生人性愛（casual）作為壞性的道德界線。在第五章，同樣也會編碼受訪者所體認到的這些好與壞的道德邊界，以及交友軟體的使用經驗挑戰了哪些邊界，使得他們受到汙名。

### 第三節 交友軟體的汙名管理

在上節中，Rubin 所提到的某種系統性的色情汙名，我們可以藉 Goffman 對「汙名」下的定義來理解。Goffman 在 1963 的《汙名：管理身分受損的筆記》（*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便曾系統性地分析了汙名的社會處境，並對其下了定義：

人們被強加上某種屬性（attributes），使他有別於其他成員，且該屬性又是較不好的那種。因此他從一個完整普通的人，降級為一個被汙染、被貶低者，得不到應得的社會對待，社會並會有系統地減少他的社會機會。

同時，Goffman 認為，汙名的身分是單一的，他並未將汙名身分視為某個固定不可變動的烙印，而是將汙名身分區分為明顯受汙名的「明貶者」（discredited）以及可暫時隱藏汙名身分的「可貶者」（discreditable）。前者像是特定族裔、身心缺陷等較為明顯的生理特徵；而後者的特徵則是較不明顯的社會特徵或隱晦的生理狀態，例如男同志、性工作者或隱疾者。

正是因為「可貶者」的特殊處境，若是揭露身分將可能受到許多攻擊、處

罰乃至於減少生存的機會，但卻可藉由喬裝來假裝自己與正常人並無差別，因此，Goffman 的分析聚焦大多在這些可貶者們如何藉由操控自己的汙名符號 (stigma symbols) 的可見性來維持自己的正常生活。在他的分析中，可貶者的汙名管理策略包括了以下幾種：

- (1) 裝正常 (normification)：指受汙名者努力表現得像個普通人；正常化 (normalization) 指普通人努力給予受汙名者正常的對待。
- (2) 蒙混通關 (passing)：對於某種類別的人小心保守秘密、卻對另一群人有系統地自我揭露。」因此蒙混通關者必須「過著雙重生活、傳送的訊息也都得應付雙重生活中的模式。」
- (3) 隱藏汙名符號、或是佯裝自己擁有的是汙名程度較弱的符號。
- (4) 區隔知情者與不知情者：面對不知情者，他們會「演」(on)，指用來維持自我意識、並計算形象的舉動，以避免自身社會身分受損。面對知情者 (the wise)，即指並非自己人 (the own)，但對受汙名者處境能夠同理的「同情的他者」(sympathetic others)，他們在知情者的群體中，得到更實質的正常對待。

最後 Goffman 並提出了他的核心關懷。他在書末強調，汙名應是種關係 (relationships)，而非一種屬性 (attributes)。這代表汙名必須視受汙名者與正常者所處的情境而定，也就是任何人其實都有可能在某方面成為受汙名者。

對於汙名管理的經驗研究，Woo (2018) 對於韓國的抽菸女性汙名研究，曾將這些抽菸女性的管理策略分為（一）論述策略 (discursive strategy) 以及（二）行為策略 (behavior strategy) 兩個部分，探討她們作為一種可貶者，如何「詮釋」自己抽菸的事實、以及「實作」出自己的抽菸行為，來避免自己的汙名身分受到社會處罰。(Juhee Woo, 2018)。

而放回交友軟體的脈絡來看，Choy (2017) 的女同志交友軟體研究，便曾借 Goffman 情境崩解 (context collapse) 概念，分析該女同志交友軟體 Butterfly

本身的符擔性（affordance）具有那些特質。女同志們藉用介面的特殊之處，來避免自己面對此種困境。交友軟體的三大特色：「合一」（all in one）、安全（safe）、再想像（reimagined）能夠幫助她們管理自己的女同志身分。光是使用女同志交友軟體這件事情已儼然是種汙名管理的做法。女同志們可以安心地把心情故事、個人資訊放在交友軟體中，交友軟體正像是讓女同志們擁有了得以暫時逃逸的空間，並心照不宣地排除了某些「他者」。讓她們在線下生活，得以繼續扮演異性戀女性，隱藏在櫃中。

#### 第四節 小結

總結本章，於第一節整理了交友軟體的定義與發展，以及許多研究關注的是形象管理。第二節回顧了 Rubin 性階層理論的核心概念，講述不同的社會道德系統，如何干預「好的性」與「壞的性」的定義，致使壞的性實踐受到系統性的性汙名所影響。第三節則回到 Goffman 的汙名概念，以及汙名管理策略的相關研究，整理出常見的管理策略。

回到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第一章中，研究者便曾提供許多交友軟體使用者被汙名化的資料，本研究並在這裡，將「交友軟體使用者」視作一種「被貶者」的汙名身分。

在大眾輿論的報導下，交友軟體使用者們的經驗，往往被歸類在「壞的性」的一側，因此這些使用者們常必須藉由不同的使用策略來隱藏這些汙名符號。試圖讓自己從「壞的性」被歸類到「好的性」那側，並進一步將好的性邊界推得更遠。

# 參、研究方法

##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深度訪談法的事前準備工作就是根據研究目的與理論，發展出詳細的問題提綱，並具體化為一系列的訪問問題（袁方，2002）。本研究問題意識旨在探討手機作為媒介，如何在網路性愛中影響空間中的性規訓，並發展出兩個層次的研究問題。問題如下：

- 一、使用交友軟體涉及了那些汙名的身分？
- 二、交友軟體使用者們採取哪些汙名管理策略？

質性研究的目的旨在探求個人生命故事，取得使用者的行為、經驗、以及協商過程的資料。藉由走入所欲研究的社會現象中，進行盡可能完整的觀察，發展出有別於量化研究，更具深度且完整地理解（Babbie. E., 2013）。因此本文將採質性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來進行研究。

深度訪談法特色在於，訪問大綱設計較具彈性、反覆性及持續性。並且訪談者事先懷有概略性的探究計畫，但並非只得使用特定字眼、特定順序進行每到訪談題目，而是有彈性且流暢地進行訪問過程（Babbie. E., 2013；袁方，2002）。在深度訪談法中，依照結構作為分類標準，可以分為三種類型（Babbie，1998；王雲東，2007），是為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非結構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及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三種。結構性訪談的訪談大綱最為詳盡，得到的訪談資料也最為精確；非結構訪談側重受訪者主觀的個人經驗材料，因此不事先規劃訪談大綱。考量本研究涉及個人隱私、情慾表現、也需仰賴受訪者大量經驗回溯，因此將採取折衷的半結構訪談法，讓受訪者自我陳述過去經驗，並且在訪問過程中不完全依照大綱，在受訪者的經驗描述中適時修改訪綱、補問與追問（王雲東，2007）。

2017 年研究者曾經進行過一次先導研究，當時關切的是交友軟體 Wootalk

的使用經驗，不過旨在探討空間中的性規訓與行動裝置使用的關係。不過當時的研究限制在於：其一礙於研究時間、經費、人力等規模限制，所徵得受訪者樣本的差距較小；其二則為透過先導研究發現，許多受訪者或許受制於社會期待、或者與研究者較不熟悉，因此在訪談一開始往往未能如實講出自己的情慾經驗，例如在哪裡使用、當時的伴侶狀況、或者是曾經使用的次數等，較常以迴避、閃躲等方式回應。直到研究者與受訪者較為反覆的深度訪問過程中，逐漸取得受訪者信任，才得到深入的資料。

## 第二節 研究設計

深度訪談法做為自我報告法（self-report）的一種，完全仰賴受訪者的自我揭露程度。不過，部分受訪者可能礙於社會期待、恐懼汙名等因素，不願意、或者無法將所有資料向研究者坦承（Babbie, 2013）。因此在訪談中必須特別注意受訪者的回答，採取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來取得資料。

在深度訪談法方面，本研究則預計以兩種方式徵得受訪者。第一階段，研究在臉書（Facebook）、噗浪（plurk）等社群平台以滾雪球抽樣方式，公開貼文徵求朋友圈、或是朋友的朋友之人際串聯徵得有相關經驗的受訪者。共徵得 10 位 Wootalk 使用者進行深度訪談。經先導研究修正後完成了新的訪談大綱（見附錄一）。

## 第三節 受訪者描述

本研究於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間，共計訪問了 10 位受訪者。訪談內容若提及受訪者個人資訊、情感狀態等，均經當事人同意得以在文中揭露。研究者與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為 50 分鐘，形式以面訪為優先、電訪為次要，全程進行錄音，並由研究者自行謄寫逐字稿。最後再依照訪問內容進行相似主題的歸類、編碼，整理成論文的不同章節。

10 位受訪者中，有 6 位生理女性、4 位生理男性；7 位目前在學中，3 位目前就職中，均為白領階級；所有受訪者最高學歷均為大學以上，5 位正就讀於

研究所。詳細資料列表如下（見下表）。訪談過程依附錄提供的訪談大綱作為主要問題（見附錄一），以下將分別從生理性別、性傾向、年齡層與職業、所在地等面向，概略描述受訪者的群體特徵。

表二：受訪者列表

順序	編號	訪問時間	生理/社	性傾向	年齡	職業	訪問 方式
			會性別				
1	A	2017.9.24	男/男	異性戀	25	廣告企劃	面訪
2	B	2017.9.26	女/女	異性戀	24	保險業務	面訪
3	C	2017.10.6	女/女	同性戀	20	大學生	面訪
4	D	2017.10.6	女/女	泛性戀	24	研究生	面訪
5	E	2017.10.17	男/男	異性戀	25	系統工程師	面訪
6	F	2017.11.10	男/男	異性戀	25	研究生	面訪
7	G	2017.11.12	女/女	雙性戀	22	大學生	面訪
8	H	2017.11.15	女/女	異性戀	24	研究生	電訪
9	I	2018.1.16	女/女	異性戀	25	研究生	電訪
10	J	2018.2.11	男/男	異性戀	27	研究生	電訪

### （一）生理性別

共訪得 6 位女性、4 位男性，整體而言呈現女多男少的分布狀況。並且值得注意的是，依照一般狀況，交友軟體 Wootalk 的使用者通常為男性較多。然而受訪者分布卻與實際使用的性別比例相反，對此本研究推測以下幾項原因：

#### 1. Wootalk 上的生理性別比例難以估算

許多過去研究均指出，女性網路使用者在匿名論壇、聊天室或線上遊戲中，有時會透過刻意模仿異性口吻、取中性暱稱，或是直接謊稱自己是男性，來避免自己受到過多異性騷擾、確保能安全地使用網絡空間。本研究也發現類似現象。受訪者 C 就曾經表示，自己在 Wootalk 上有扮演過異性戀男性的經驗。為的就是免於男性騷擾，因為許多男性聊天者只要發現聊天隨機配對的對象也是男性，就會自行離去。這也代表著 Wootalk 由於介面使用簡單，只要按「進入聊天室」即可開啟對話，無須透過任何資料登錄、認證程序來登記身分，因而使用者的真實性別比例難以估算。

## 2. 研究者為生理女性

本研究採取滾雪球抽樣法，研究者是從周遭朋友開始向外找尋潛在受訪者。先從朋友開始詢問是否有適任受訪者、再委託朋友向外繼續詢問。過程中發現，生理女性較願意接受我的訪談。雖然也詢問到有使用 Wootalk 進行網路性愛經驗的男性，不過相對而言，男性的拒訪比例較高。推測可能因為研究者為女性，因此女性受訪者可能覺得與同性的研究者談論自己的情慾經驗，讓她們較為安心。而男性則會對異性避談情慾話題，以避免自身汙名。另外，研究者也曾於臉書公開發文徵求受訪者，不過或許由於主題涉及網路性愛經驗，因此儘管在臉書轉發次數近十餘次，但僅有 2 人看到發文主動表示願意受訪。

### （二）性傾向

7 位受訪者自我認同為異性戀者（受訪者 A、B、E、F、H、I、J）。其中，A、E、H、J 為異性戀男性，使用 Wootalk 的主要目的是認識異性，並增加與異性聊天的技巧。因此當他們遇到同性的聊天者的時候，只會簡單招呼、分享聊天經驗或索性直接離去，只有遇到女性的時候才會深入聊天。

B、C、D、G、H、I 為生理女性，B、H、I 的自我認同為異性戀女性；D 的自我認同為泛性戀、G 的自我認同為雙性戀。C 的自我認同為不分偏 T 的女同志。也因此在 Wootalk 這個主要針對異性戀市場的交友軟體中，C 發展出較特別的使用策略。為了能更快地找到女性聊天，C 會使用「lesbien」的密語功能<sup>1</sup>來快速排除非女同志的聊天者；或會依照聊天對象是 P 或 T，在言談中「裝可愛／表現成熟」。此部分將在第五與六章中提及。

### （三）年齡層與職業

因為滾雪球抽樣法，受訪者多與研究者年齡相近，介於 20-27 歲間。職業狀況可歸類為在學學生（受訪者 C、D、F、G、H、I、J）、剛畢業求職中（受

<sup>1</sup> 「密語」為 Wootalk 上特有的功能，是在進入一對一聊天室畫面前的一個框框，可以讓使用者任意填入語彙，如「台北」、「約砲」、「雙魚座」等，來分類聊天群體。程式系統會依據輸入的語彙來分配聊天對象。

訪者 F)、或甫進入職場頭幾年 (受訪者 A、B、E)。這樣的年齡反映了他們正在經歷生活環境改變的經驗。他們大多從故鄉移動到鄰近的城市就學、工作 (受訪者 A、D、G、H)，脫離了過往熟悉的生活圈，在獨自租屋、住學校宿舍的移動狀態下，也較常因而「感到寂寞」。這也是他們使用交友軟體來擴大生活圈、找尋抒發出口的原因。

#### (四) 所在地

由於徵求受訪者時礙於研究者所在地，因此主要徵求現居台北市、新北市的受訪者 (A、B、C、D、E、F、G、J)；H、I 則現居新竹。受訪者的使用經驗多描述了都市的生活與就學樣態——周一到週五的白天工作上學，夜晚才擁有自己的時間；周末則能夠放假出遊。都市的生活經驗包括了逛街購物、泡小酒吧、到咖啡廳社交等。使用的交通工具多為公車、捷運等都市運輸系統。受訪者們對城市的疏離氛圍有所感知，這也反映在他們使用交友軟體的經驗上。例如使用交友軟體時，會害怕公車乘客投來的陌生眼光 (D)、或者因為賃居小空間，必須與室友共享公寓或宿舍，而無法享有完整的私人空間來接待伴侶 (A、C)。這種都市的生活經驗，也反映到他們實際使用交友軟體的時間與地點，將於第四章第二節提及。

## 第四章 初步資料分析

### 第一節 交友軟體的汙名

我對交友軟體有負面看法。那時候這個不像現在這麼盛行，會覺得你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才會去用交友軟體。(中略)只是我現在回想就覺得，我這些行為是很荒謬，但我還是有認識到一些不錯的人。這應該是讓這變得不荒謬的點吧。(受訪 H, 24 歲，女性)

上章曾提到，Goffman 將汙名定義為：「人們具有某種屬性，使得他有別於其他成員，且該屬性又是比較不好的那種，這使得他從一個完整普通的人，降級為一個被汙染、被貶低者 (Goffman, 1963；曾凡慈譯，2010)」。不過，汙名的建構並不只是單方面由結構賦予個人的——個人對汙名的回應同樣也參與其中。受到汙名的群體有時會接受社會給予的負面價值，並內化為他們的個人價值，使得該群體自己會否定我群，這樣的汙名化過程稱之為「內化汙名」(internalized stigma)<sup>2</sup> (Herek, G. M., Gillis, J. R., & Cogan, J. C., 2009)。公共汙名與內部汙名交織在一起，使得汙名的運作一方面為外界對被汙名者產生負面的看法，使受汙名者難以翻身；另一方面受汙名者也會逐漸內化這種汙名，認為自己並不健康、不潔、或者缺乏道德正當性等。

文獻回顧中已指出科技使用經驗並非中立透明的。事實上反而參雜許多價值觀與社會規範，並且進一步影響人們使用科技的方式。交友軟體的使用經驗正是如此。受訪者 H 所言：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那種感覺，就是你太閒了，會想一直玩。這樣其實，不是很好。因為你要訪問，我就試著回想那時候的生活。我那時候一直用 Wootalk 其實好像也不是什麼很好的行為。(H, 24 歲女性)

<sup>2</sup> 指個人也接受了這種性汙名成為他或她的部份個人價值。( an individual's personal acceptance of sexual stigma as a part of her or his own value system and self-concept.)

H 似乎對於自己曾經頻繁上 Wootalk 產生罪惡感，並認為自己「很荒謬」、「是不是有什麼問題」。事實上，本研究中的 10 位受訪者均指出了自己使用交友軟體涉及的幾個類別的汙名化。在編碼過受訪者逐字稿之後，本研究歸類出網路性愛可能涉及的汙名標籤包括了以下幾項：「陌生人性行為」(casual sex)、「感情不忠」(two timing)。另外，參與網路性愛、主動展露「女性情慾」(female sexuality) 的女性，也會特別受到汙名化。(見下表)

表三：使用交友軟體的汙名類型

汙名類型	受訪者編號
線上陌生人性行為	B(女)、E(男)、F(男)
感情不忠	A(男)、B(女)、C(女)、D(女)、E(男)
展露女性情慾	A(男)、B(女)、D(女)、F(男)、I(女)

#### (一) 陌生人性行為

我也有朋友很保守，覺得性關係就是要有一個 fit 的對象，要經過好一段時間才可以，要牽手，接吻。如果她是這種要有時間線的話，我就不會跟他講。(受訪者 B，女性)

受訪者 B 是名年輕女性，曾有過幾次利用 Wootalk 與陌生人進行網路性愛的經驗。儘管自己其實「不覺得性是奇怪的事情」，但是 B 認為，與陌生人進行線上性行為的話，可能還是會影響到朋友對自己的印象。正如 B 提到的「朋友看法」，在一般的社會價值觀中，往往還是認為性行為必須要和長期相處、並有明確的交往「時間線」的合適對象進行。這樣在網路上隨機進行性邀約的行為，可能不會被朋友所接受。B 選擇對這樣的朋友隱瞞，避免被朋友認為自己是「壞女

孩」。

我不會對公共場合講這些事情，因為社會上對約炮這件事情，都覺得是不好的事情。你聊一聊，人家也會覺得你是要約。我自己沒有約，但別人通常都會。(E，男性)

因為現在交友軟體很多，你跟一個陌生人發生關係，你不知道他誰，他也不知道你誰，萬一以後怎樣，有人說出去也不太好聽。(F，男性)

E 與 F 兩位男性受訪者的說法中，同樣也可發現，他們明確地將交友軟體的「約炮」描述成相當負面的行為，並且不論同意與否，都相當擔憂自己也會連帶受到牽連。正如 E 說自己只是交友聊天，並沒有想要與網友發展性關係，不過卻也同樣可能會被「誤認」成「約炮」的人。

與陌生人的性行為，一直具有道德爭議。反對者認為，與陌生人發生性行為可能帶來的風險包括傳染性病、外遇、欺騙他人等。或者將與陌生人的性與個人的負面特質連結，例如認為他們必定好色、無責任感、縱慾、無能力進入穩定親密關係等，是個人的能力不足所導致。

## (二) 感情不忠

如果我以後的伴侶也是在上面認識的，但後來他還持續用的話，我覺得我理智上會知道這可以區分開來，但心裡還是會想說你會不會又遇到下一個。(B，女性)

如果是現實生活中已經有喜歡的人了，那你又跑上去跟人家聊色，是一種背叛的行為。(D，女性)

從受訪者 B 與 D 的話語中可以發現，她們都認為使用交友軟體的人應該要有些感情狀態的限制。最重要、也最基礎的身分就是必須保持「單身」。即使是單身者上線都如 B 所言，甚至容易被懷疑「會不會又遇到下一個」。至於非單身者若使用交友軟體，則看起來更難以讓人接受，並且可能涉及劈腿、背叛的感情不忠問題。D 認為自己在親密關係的處理時會特別注意當中的道德正當性 (morality)，因而她說，自己的使用經驗是只要在網路上遇到一個合適的對象，就會中斷其他的交友狀況，不會再跟陌生人聊色，或是「放線」。即使連上了 Wootalk，也僅限定是去向陌生人傾訴自己當下遇到的感情煩惱。「比如說交往前會用，是因為感情，去年五月以後就都是跟感情有關了，不是聊色。就都不會了。」2016 年五月之後，D 在 Wootalk 上認識了現在的男友<sup>3</sup>，也在交往後立刻將該軟體刪除，僅有 2017 年 4 月左右，曾因為要介紹交友軟體給朋友而重新下載一次。而且在介紹完之後，D 立刻再次刪除該軟體。

研究者：現在的對象知道你用過 WOOTALK 嗎？會不會介意？

受訪者 D：他知道，但是是我自己刪掉的。他沒有要求我刪掉。他只會說「我都没用，我很乖。」就會變得我好像……應該也要刪一下。(受訪者 D)

D 在交往後之所以選擇停用軟體，來讓自己與「使用交友軟體等於不忠」的污名劃出界線，也可看出親密關係中的一對一關係規範，如何影響到個人的自我約束。D 的男友知道她曾用過 Wootalk，但並未限制對方，只是說「自己很乖」，不會再使用交友軟體，因此 D 也開始反省，認為自己使用交友軟體的行為，可能讓自己在親密關係中扮演了「不乖」的那一方，才選擇停用軟體。「網路性愛代表不忠」的性道德規範，使她覺得應該進行自我約束，以符合社會對親密關係的

<sup>3</sup> 受訪者 E，經 D 滾雪球也成為本研究受訪者。

單偶（monogamy）期待，將自己隔絕於感情不忠的汙名。

我的兩任女朋友都是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人。如果從網路上認識，表示說她可能以前也是這樣認識別人的。我自己如果是女生，我也不會想要跟 Wootalk 上面的男生有什麼感情糾葛，所以我也不會想找上面的女生產生感情。我覺得怎麼來的就怎麼走吧。今天我在 Wootalk 上面認識她，萬一以後我們吵架，她可能又去上面認識別人，那讓我覺得會很沒有安全感，不太好。所以我在上面就只是玩，我會分割開，不要有感情糾紛。而且我都只有單身的時候在玩，所以完全不會有內疚的心情。（受訪者 A，25 歲，男性）

A 的答案和前面兩位女性受訪者相似，他認為伴侶「怎麼來的就怎麼走」，擔憂對方若是從交友軟體上認識了他，也難保會從交友軟體中認識其他異性。也因此他對在交友軟體遇到的對象更有戒心，從上面認識的對象「都只是玩玩」，真正的伴侶還是會傾向從現實生活中認識。

事實上不管以任何方式認識伴侶，在親密關係中均時常必須面臨諸如放線、出軌、缺乏安全感等考驗。不過縱觀幾位受訪者的回答，人們對於線上交友的行為，似乎總是抱持更多的不安與焦慮。

網路交友的汙名，自 90 年代至今變得越來越複雜。在 90 年代，網路交友聊天室方興未艾之際，線上與線下的人生仍然可極大程度地區分開來，人們在網路 上展示另一個自我、結交新朋友、或發展豔遇，在現實生活中則仍然可以維持既有的人生（Turkle, 1995）。不過當無線網路普及、行動裝置儼然成為人們基本配備的時代，線上與線下的關係因為重疊交織而再次受到討論。由 Facebook 開始的社群媒體實名制，連帶使得許多交友軟體或購物網站均要求註冊時必須與 Facebook 帳號連動..... 網路原先乘載的「匿名性」特質開始受到挑戰。線上的經

驗漸漸地難以擺脫線下身分。人們在線上的言論、表現因為社群軟體的扁平化結構，讓他們難以事先區隔好聽眾，而形成情境崩解的困境 (Marwick & boyd, 2011)。為了避免線上汙名被帶到線下運作，人們在進行網路交友活動時，仍會顧慮到想像觀眾 (imaginary audience) 來區分不同場合所的發表內容以及交友名單，並進行自我約束，來跟潛在的汙名劃清界線。

### （三）展露女性情慾

承繼前面兩點，受訪者們努力想規避性汙名，除了只是想抵抗或破除社會對於性經驗、單偶制度等「好性」與「壞性」的邊界之外，必須特別注意的是，性汙名也應該被以性別的角度進行檢視。在性規訓的系統中，女性往往比男性受到更多限制；在許多情況下，性的汙名也會特別容易在女性身上發生。

許多女性主義者曾對社會的厭女情結 (Misogyny) 進行分析。社會系統將女性分為「好女人」與「壞女人」。前者是遵守社會規範的女性；而違反家父長制制度期望，主動尋找性愛的女人，衣著暴露的女人，思想不受男性控制的女人……則成為壞女人。而在同樣的標準下，男性則不會受到同樣程度的批評。上野千鶴子 (2010) 將這種厭女情結稱為是「『聖女』和『妓女』的他者化。」女性原先多元的群像被兩極化成「守婦德」的好女人或是「難以掌控」的壞女人，而其他人則可透過種種社會機制懲罰這些不聽從分類、從社會規訓中逃逸的女性。

不過，這樣的兩極化事實上只是將女性給客體化 (objectification) 成為男性的從屬。當好女人受到社會推崇、壞女人則遭到蔑視羞辱時，女性的一切能動性實際上便已在這種二元對立中遭到剝奪，她們所受到的拘束也變得更多，並且逐漸被正當化。

會怕別人覺得，矮額，這個人怎麼這樣子，別人的指指點點（中略）

批踢踢上不是也常有留言說「這女生到底多想被幹」什麼的，「Play one」之類的。我覺得都是這些流言讓我覺得……不要去做這些事情

會比較好。(受訪者 D, 24 歲, 女性)

D 表示自己光是在公共場所打開 Wootalk, 都會特別提防周遭的眼光。「公車啊捷運上面, 我不會用。如果看到公車上有人用 Wootalk 我都會瞄一下, 但是很少耶, 一兩次, 都是男生。」她認為, 在可能被他人發現的情況下進行網路性愛,潛在的風險並不單來自公共空間中的拒性氛圍, 而是更直接針對女性的惡意。在大多數環境下相較於男性, 社會並不樂見於女性表現出自己的慾望。D 曾見過男性在公共運輸上打開 Wootalk 聊天, 但是做為一名女性, D 則有更多擔憂, 「怕別人覺得, 矮額, 這個人怎麼這樣子」、「批踢踢上不是也常有留言說『這女生到底多想被幹』?」D 強調了自己的「女性」身分, 因為是女性, 所以自己不應該對外表現出太多性欲。使她深恐自己只要一在透露身分的情況下展示情慾, 就可能會遭到蕩婦羞辱 (slut-shaming)。

使用交友軟體的女性, 雖然常常會被認為是願意主動追求情慾的積極角色, 但是卻也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與拘束, 她們往往只能透過更多論述與行為的管理策略來規範自己, 並與這種性別化的社會期待協商, 採取迂迴隱晦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慾。例如 B 的回答：

我有興趣, 但是不會主動聊 (色)。除非剛好有擦到邊球, 我才會說。對方先開始。就是從很邊邊的地方開始。像是比如說, 我這樣好想要喔, 這種暗示。

(受訪者 B, 24 歲, 女性)

**有點像是接球？(研究者)**

對, 半接, 就叫他自己來啊, 如果他還接的下去就可以。我是叫他自己解決。可是如果妳只是講這樣的話, 對方通常會說, 不要, 我比較想要妳幫我, 然後妳就有選擇的空間啦。(受訪者 B)

**像是欲拒還迎？總之就是給點空間？(研究者)**

對對對。

是指直接問聊色, 還是問煽情的話？有時候吧。有時候我也會講煽情的話,

像是要丟球。(H)

在 B 和 H 的例子中，顯示了女性情慾的展示方式常常必須是迂迴的，而很難直接採取主動態勢。B 說雖然自己「有興趣，但是不會主動聊」。女性的情慾必須要由男性主導，不斷地欲拒還迎。儘管自己也有性需求，但是主動性則是呈現在對方給自己「選擇的空間」中，才是符合社會期待的女性樣貌。

至於男性受訪者如何看待汙名？和女性受汙名的情況是否有差異？男性受訪者 A 的主張，表面上他看似相當灑脫、並不在乎這種交友軟體的汙名化：

我不太容易被社會觀感所影響，基本上會聊色會約砲，就不應該怕這種事情。

不過，研究者卻也發現當 A 在描述「交友軟體上的女性」時，會抱持著某種特殊的負面態度，認為她們「不是值得長久交往的對象」：

我的兩任女朋友都是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人，我自己會介意啦，如果從網路上認識表示說她可能以前也是這樣認識別人的。我如果是女生，我也不想跟 Wootalk 上面的男生有什麼感情糾葛，所以我也不會找上面的女生產生感情。

除了 A 之外，另一位男性受訪者 E 也同意，交友軟體中的女性受到的限制與顧慮，比男性要來得多：「我是覺得女生比較重視這個。畢竟台灣的社會還是很保守。」

本研究認為，交友軟體看似帶來性別的解放與情慾的賦權，不過在實際的人際互動中依舊存在著性道德的雙重標準：女性受到的要求與期望往往比男性要來得高。表面上，A 認為交友軟體上並沒有汙名的疑慮，不過仔細檢視他的說話脈絡，會發現 A 還是意識到女性往往受到更嚴格的標準，或者對他而言，只有女性有汙名，作為異性戀男性，受到的道德規範則較少或近乎沒有。

而至於積極主動展示情慾的女性，在交友軟體上看起來邀約頻頻，頗受歡迎的、被渴求的對象，不過從 A 的說法，卻會發現這仍然是種「聖女」與「妓女」的二元對立：交友軟體上的女性雖然珍貴且稀少，但她們不能變成「女友」，頂

多只能成為「砲友」。交友軟體上的女性困境，並不只是女性受訪者們的自我審查，而是確實存在的性別結構。

#### （四）小結

以上這三種網路性愛所涉及的汙名，本研究將其歸類成兩個面向。前兩項「線上陌生人性行為」(online casual sex)以及「感情不忠」(cheating)，歸類為性的政治 (sexual politics)，分別挑戰了性階層理論中「隨機／穩定關係」(casual/ in relationship)，以及「單偶／多偶」(monogamous/ promiscuous) 這兩種好性與壞性的邊界；而第三個「展露女性性慾」則顯示了，女性在情慾流露上往往必須面對更嚴格的社會期待。

在線上與隨機遇到的陌生人進行性行為，被認為是污穢的，因為社會認為性通常發生在一段「認真」的穩定關係中。而同時進行多段親密關係，也被認為是違反社會的道德規範，因為社會鼓勵的是一對一的單偶制。並不容許多偶的親密關係。

但是性的解放並不全等同於性別的解放。性別的政治，在 Wootalk 中仍然鮮明可見。若只從性解放的角度來看，並不足以解釋，在性方面女性受到的限制為何比男性更多。幾位女性受訪者都表示自己可能在社會約束下，必須要表現得比男性更潔身自愛，或者不能像男性一樣直接提出性邀約，而是得迂迴地探詢，或製造機會讓對方開口。

本研究認為，這些行為並不值得非議，但是曾使用 Wootalk 的受訪者，會透過論述管理、介面管理、空間管理等不同策略來避免自己被連帶烙上這些汙名。這些管理策略，也確實反映出人們對於性與性別規範 (sexual and gender norms) 產生的焦慮與協商。

### 第二節 交友軟體的使用動機

Sumter, Vandenbosch, & Ligtenberg (2017) 曾分析 Tinder 使用者的使用動機，

包括尋求愛（Love）、約炮（Casual Sex）、交友聊天（Ease of Communication）、刺激感（Thrill of Excitement）以及趕流行（Trendiness）。在本研究裡，受訪者使用 Wootalk 的動機，大致上也可歸類為三種：「滿足性需求」、「自我探索」以及「愛與被關注感」。不過同樣一位受訪者在敘述使用動機過程中也會反覆地提到這三點，顯示這三種使用動機並非互斥，以下將分別整理。

### （一）滿足性需求

太久沒做那種事情，就會想去找、想要嘗試新鮮感。（受訪者 F，男性）

「滿足性需求」是交友軟體的重要面向之一，其內容包含了網路性愛（cybersex），作為「兩個或更多的人參與的性談話（sexual talk），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愉悅。包括文字、圖像、影像、聲音等多種方式，在進行中也可能包含自慰過程」，並且網路性愛的重要目的之一為了達成性的歡愉（Turkle, 1995）。而除了利用網路作為媒介以外，交友軟體由於其「共在」特質，能夠快速篩選出身處同一個都市的人，因此利用交友軟體約出陌生人上床的「約炮」也是另一種性實踐（Blackwell et al., 2015；簡溥辰，2016）。

例如 F 便指出，因為太久沒有伴侶、沒有真實的性愛，就會想去找線上的對象來滿足慾望。A 的回答同樣也指出「反正男生就是有性欲」，認為透過網路，能夠更容易地滿足自己的需求：

反正她們都想約炮想聊色，那我就上去看看自己的聊天技巧有沒有辦法可以讓我跟對方聊色，而且很有趣啊。反正男生就是有性欲。（受訪者 A，男性）

### （二）自我探索

不過，上述 A 的回應中也可以看出，性的需求層次其實是複雜的。A 所說的：「我就上去看看自己的聊天技巧有沒有辦法可以讓我跟對方聊色」，這句話事實上並不只是為了滿足純粹的性慾望，而聽起來更像是想挑戰、自我證明自己「有能力約到性對象」，也代表了性需求不只是追求肉體的歡愉，也包含掌控權力感、

以及證明自我價值的意涵在。

第一次就是，有人問我說可不可以聊？我就想說，反正妳也不知道我是誰，我也想聽聽看妳聊這個是要聊什麼，我就說，好哇。(受訪者 B, 24 歲女性)

沒有跟陌生人聊過這方面的事情。加上自己也沒有經驗，就是會好奇。因為你一般看文章，跟你跟一個真正的人在聊那方面的事情，(後者)還是比較真實。(受訪者 D, 24 歲女性)

一開始有人問我要不要聊色，結果我還問他聊色是什麼。他就跟我講什麼文愛之類的，那些我都是第一次聽到。然後就突然那方面的。(受訪者 H, 24 歲，女性)

B、D、H 是因為剛開始上去聊天，被對方詢問要不要聊色，出於好奇才答應對方的邀約。和 A 相似的是，她們同樣也把這些情慾對話當成一種探索自我的方式，因為她們認為網路性愛並不會使自己因此失去什麼，反而能讓她們在經歷性行為前，更了解性愛的細節，並作為調情的一部份。

我也有用過男同志跟女同志，我們每次都過去鬧。我就是想說他們會有一些代號，因為我原本就知道他們有再用，但我原本就只知道女同志只有 T，後來才發現他們還有 T 還有 P。(受訪者 E, 25 歲男性)

除了性慾的自我探索外，「性向」也是一個重要的面向。E 曾透過扮演其他生理性別或性傾向來認識不熟悉的性少數群體，雖然沒有進行聊色，但卻意外地更深入了解女同志的群體，並產生和她們對話的機會。

### (三) 愛與被關注

是因為被需要的感覺。(中略) Wootalk 上面的男生大部分都是需要性，那我為了要符合他們這樣的需求，就是個等價的交易，他們只要想聊，我就陪聊。  
(受訪者 G，22 歲女性)

G 說，自己大量使用 Wootalk 的時期，是從大學休學一年的期間。在那段時間，「休學那段時間我沒有臉書，就是一個人帶電腦去外面寫東西、畫畫。」難以認識新朋友，而與過去校園的生活又抽離，G 認為自己在這個時刻與家庭、朋友的關係都相當脆弱，特別需要社會支持，因此四處找人聊天、並從他們身上得到愛與關注。愛與歸屬感是性愛能帶來的重要感受之一。因此她聊色的動機是想要被他人需要，而性是她用來「交換」到愛與關注的行為。

G：對女生來說，終於被需要，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但我又卑微到，必須要為了這個而這麼做。我有時候就覺得，這個社會到底是……我身邊蠻多女生其實都有用，就是會，會約砲、聊色什麼。她們其實很脆弱，也很有才華，能力，只是她們在大人的眼中就是，沒什麼價值。

我確實想要被關心，但聊色不是我的主因，只是聊色是一種，可以讓我知道男生們是怎麼看待性的指標。(中略) 因為你在現實生活中，很難有那麼多男生突然都對你就是，獻殷勤的感覺。(H，24 歲女性)

H 認為，追求線上的性愛並不是她之所以開始使用 Wootalk 的主因，反而是因為希望能得到異性的愛與關注。H 在研究所念的是文組，在班上女性多於男性，H 也對自己的外表並不太有自信，在生活中因而較少與男性互動。不過她仍對愛與歸屬感有所需求，交友軟體的匿名性讓她更能勇於展示自己的需求與好奇。另外，也因為交友軟體呈現「男多女少」的狀況、和 H 現實生活中的狀態不同，突

然有非常多的男性對她「獻殷勤」，這樣的交友軟體經驗，也使她得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也增加自己的信心。

### 第三節 交友軟體的使用時間與地點

#### (一) 使用時間

除了使用動機外，本節也分析利用交友軟體的使用時機與地點。在時機上，交友軟體作為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份，在研究上其困難之處便在於，日常生活經驗難以透過巨觀結構觀點進行結構性的分析，而必須是包含了許多細小、瑣碎且屬於相當個人經驗的整理，本研究並歸納為「一生為度」、「一週為度」、「一日為度」的規律，呈現出在這些使用者的不同時間度量中，交友軟體在他們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 1. 一生為度

我那時候太少遇到真實的人類了，所以轉而去網路尋找真實人類。可是也只是無聊而已、是替代性的方法。現在工作每天都跟非常非常多人接觸，光是回訊息就快來不及了。當然更不可能去玩交友軟體。(受訪者 B, 24 歲女性)

從大學進到研究所，你的好朋友都畢業了，就會覺得不適應吧。會想去聊色的話，我覺得就只是有趣，加上自己身體會想要。(受訪者 D, 24 歲女性)

B 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小公司上班，但是她認為，由於自己生活圈較小，很難認識其他人，所以她覺得用交友軟體，其實是一種「替代性的方法」。而 D 則是升上研究所後，認為自己沒有認識什麼新朋友，也難以認識能發展親密關係的對象，「加上自己身體會想要」，因此上 Wootalk 尋求陪伴、慰藉，作為暫時性替代、補充人際關係的方式。

本研究的受訪者大多集中在 20 至 25 歲間，許多人正值大學或研究所畢業、

找換工作的期間，開始使用交友軟體。並且他們認為，自己在這些人生重大變動的時候，比較「空虛」，交友軟體因而成為一種能補充真實人際關係的方式。而一旦他們的生活步入正軌，重新建立起新的社會網絡，包括友誼、親密伴侶之後，交友軟體反而會成為了擾日常生活的因素，因此會逐漸停止使用。

## 2. 一週為度

在現代化社會的經濟生活規範中，周一到週五是工作的時間，而周休二日是相對較屬於私人的時間。受訪者 C 認為，大家周末都會出門去「玩大的」，但是平日晚上則是大家被切割瑣碎的休息時間，例如睡前的幾個鐘頭，不太可能出門，因此大家通常會在那些時段上線，只求一個輕鬆簡便的方式來社交。至於周休二日休息的時間相對完整，反而不容易在交友軟體上約到人，到酒吧反而會更容易。

平日晚上，一到五晚上，不包含假日或固定假日啊，因為大家通常假日都會出去玩。(中略) 因為那段時間很閒，又不能說出去玩大的，只能找一個方便的方式 (受訪者 C，20 歲女性)

受訪者 A 雖然和 C 的意見不同，認為周休二日比較多人上線，但和 C 不矛盾的地方在於，A 同樣認為周休二日的休息時間是更完整的，並且更能進一步地將線上豔遇連結到線下，變成一個完整的周末約會行程。

禮拜五如果聊色聊一聊，對方覺得想玩的話，還可以直接約到明天見面。約砲通常前一晚會聊色，很少是直接約的，通常都先聊一陣子，才會那個 (約砲)。我會約晚餐，吃完晚餐才去休息。(A，25 歲男性)

A 回憶自己常見的約會行程，同樣也依循著真實生活中的性腳本 (sexual

script) 進行。從聊色到約砲，線上到線下的性愛過程中。它仍然必須被以一種浪漫愛的約會行程包裝，需要有完整的調情、邀約、鋪陳，最後才是性行為。以 A 的腳本來說，便是雙方在網路上認識、「聊色」、提出邀約、用餐、最後才是做愛。

### 3. 一日為度

晚上十一點多到兩點多。這個時段女生比較多。(受訪者 E, 25 歲男性)

晚上十二點之後，我覺得身體本來在那個時候就會比較有感覺。大概到兩點多，兩三點。那白天中午也有聊過，無聊的時候。因為在吃飯，我就覺得無聊，也有聊過色。(受訪者 D, 24 歲女性)

有些上班族，學生，白天要上班念書，晚上時間比較多，這也是那個高峰期吧。白天也會有，只是比較多人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受訪者 F, 25 歲男性)

以一日來看，通常夜晚 12 點到 2 點間是最多人上線的時間。D 跟 E 都指出，深夜時間「最容易跟人聊到色」。在現代的時間規劃中，白天往往屬於公共的，夜晚則屬於私人的。在現代社會的工作倫理中，白天是人們必須要工作、求學等活動進行的時刻；而到了夜晚，則被允許處理其他日常生活所需，例如睡眠、社交、性慾、家事等。也因為如此，這些日常生活的雜項，雖然仍是所有生理需求中最基礎的部分，但卻也往往被視為較次等的部分。

B 表示：「我不會想因為這種事（用交友軟體）去犧牲掉這些時間。可能放在績位比較後面，工作第一，然後朋友、家人、再來才是這個。」這種說法正好反映了休閒與工作的「身／心」二元對立的現象，且呈現了一種由公到私的日常活動階序。白天做的工作是最優先的選項，是心智性的成長與勞動；然後是社交性的，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光。最後才是身體性的抒發，找陌生人聊天，並在某

些時候進行聊色的行為。相較於前兩者，交友軟體上的行為可以在必要時被犧牲。

## （二）使用地點

許多受訪者都會提到，自己在使用交友軟體的時候，尤其當與網友聊到色情的話題時，會特別顧忌周遭的眼光。而本小節要討論的正是在不同的使用場合中，受訪者們感受到公共與私人空間中觀看與被觀看的規範、人們又是如何應對，並產生適合的策略。

表四：交友軟體的使用場所

順位	編號	性別	曾進行文愛的場所
1	受訪者 A	男	租屋處
2	受訪者 B	女	臥室、浴室
3	受訪者 C	女	圖書館、共用寢室
4	受訪者 D	女	交誼廳、家裡
5	受訪者 E	男	辦公室、臥室
6	受訪者 F	男	臥室
7	受訪者 G	女	咖啡廳
8	受訪者 H	女	臥室、客廳、租屋處
9	受訪者 I	女	家裡、咖啡館
10	受訪者 J	男	租屋處、酒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1. 公共空間

空間與性之間的關係，受制於空間中的權力機制、社會腳本，決定了性的展示方式，並且這種性的空間政治有著相當嚴格的階層劃分。( Rubin, 1984; McDowell, 1999; Hubbard, 2001 )。和 Rubin 提到的公共空間拒性 ( sex negative ) 相似的是，許多受訪者都提到，用手機打開交友軟體和網友聊天，若涉及到色情話題，是絕對不能在公共場所發生的事情 ( B 、 C )。她們認為，因為在公共場所中，人們與他人的距離難以衡量，甚至無法判斷是否有沒有人在後面盯著你一眼。

第一個不該的地方就是辦公室。根本不知道有沒有人在後面經過，盯你一眼。我之前待的辦公室是還好，但就是會很緊張啊，畢竟你上班不上班，還滑手機，本來就已經沒有很好了，那還又一個不小心你手機掉到地上，別人幫你撿起來看，那不是很可怕嗎？（受訪者 B，25 歲，女性）

B 說，她在開始第一份工作時，最常使用交友軟體。當時 B 在一家小型的家族企業擔任行政庶務，公司員工數少、工作時間穩定。不過即使是這樣的工作場所，B 也認為「第一個不該的地方就是辦公室」。B 的描述中，辦公室的氣氛看似相當鬆散愉快，但仍有其公共秩序存在。因為辦公室的空間規劃，往往依照開放式的原則進行設計，人們儘管擁有隔板與辦公桌，但是仍然必須保持著工作隨時會被同事或主管打斷、侵入的可能。整個辦公室、走道、飲水間等，也都是儘管能夠任意使用，但也必須與他人共享的場合。不過 B 的談話特別之處在於，她所描述的擔憂，其實從未真的發生，更像是來自「自己」的審查眼光：B 所擔憂的其實是一種想像被他人監控的經驗：「一個不小心你手機掉到地上，別人幫你撿起來看，那不是很可怕嗎？」

這樣的自我審查經驗，不只出現在辦公室的秩序中。受訪者 C 則提到在公車、捷運上，她也都會特別在意玩手機時鄰座的眼光：「我覺得會很尷尬，外面到處都是人，不怕別人看你手機嗎？比如說你坐在車上也會往旁邊瞄。（C，女性）」

正如前述所言，公共空間的目光儘管看似無所不在，牽動著人們的神經，並時刻進行自我規訓（self-discipline），不過，在這樣的公共空間觀看權力中，卻仍有一種私人界線的共識，使人們得以暫時喘息，減少被窺看的焦慮。

後來會比較常去交誼廳是因為我的室友都很早睡，她 12 點就睡了，

我打字就很吵，就會去外面用。通常外面我的位置都是這種（指向牆壁），背後不會有人經過的。你可以坐在我對面，但你不知道我在幹嘛。反正就是牆壁，無法經過。（受訪者 D，女性）

公共空間中的「死角」常常成為公私領域劃分中的一個模糊地帶。D 表示，自己雖然相當在意他人的目光，不過也曾經在交誼廳，使用交友軟體聊過色。這是因為她認為，即使在公共空間中，仍然會出現死角如少人的角落、或者是靠牆的邊緣處較能避開他人的目光所及之處。

## 2. 私人空間

同樣地，即使是身處私人區域，例如家中客廳、學校寢室、和兄弟姊妹同住的臥房，雖然被歸類為私領域的空間，不過在很多時刻仍然必須與他人共用。因此人們往往會發展出共用空間時的「默契」，使得共同處在空間中的人們儘管缺乏明確的界線，但仍然能夠隱約保留隱私空間給彼此。處於這種模稜的狀態下，在與他人共享的場所裡，保有部分的性隱私仍然成為可能。

房間也還是有人啊，無論如何都一定會有人。所以我也只能想辦法盡量忽略他們。有室友的話，我們通常都會窩在自己的床上，就不會互相看。（受訪者 C，20 歲，女性）

C 提到自己上台北念大學，住在學校宿舍，必須與另外三位女性共用寢室，使得她很難擁有獨處的時光。即便如此，空間中卻產生出一種共享的隱私的默契，也就是當彼此都會窩在自己的床上的時候，彼此就不會互相打擾的共識。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給了交友軟體 Wootalk 使用者的大致使用樣貌，包括：交友軟體汙名、使用動機、以及使用的時機與地點。汙名主要包括三類：「陌生人性行為」、「感情不忠」、「展露女性情慾」，儘管都是汙名，有此經驗的人均受到降格的對待，然而成因卻是不同的。前兩者反應的是性的政治 (sexual politics)，社會系統對於好性與壞性所進行的嚴格區分和揚抑；而後者則是性別化的政治 (gendered politics)，對性的標準又因為生理性別的男女有所差異，對男性談性較為寬容、甚至會將其本質化 (naturalize) 為男性天生就有較強的性欲。但相較男性而言，女性則會被認為不應該主動開口談性，而是更應以迂迴隱晦的方式，來表達個人慾望。

使用動機包括「滿足性需求」、「自我探索」以及「愛與被需要」。使用時機則顯示從巨觀來看，他們主要在覺得自己「很閒」的人生階段會密集的使用，而當離開這樣疏離的社會狀態，開始積極投入工作、學業或新的親密關係之後，就會停止使用交友軟體。而若從微觀來看，交友軟體實踐與人們的日常作息安排密切相關，周末以及平日深夜是最多人上線的時間，另外上線也可能配合約會時間而有所更動。使用地點則區分為公共與私人領域，受訪者們會在這兩種不同的空間氛圍中，試圖創造適合使用交友軟體的「隱私」氛圍。

最終本章指出，汙名確實存在於交友軟體的使用經驗中，並且明確地影響了這些使用者們的使用動機、時機與地點，共同形塑出初步的交友軟體使用樣貌。而在後面幾章，本文將討論面對交友軟體帶來的汙名，使用者們如何進行管理汙名的策略。

## 第五章 交友軟體使用者的論述策略

第四章分析了受訪者們的使用背景，發現使用 Wootalk 的動機包括性需求、自我探索、以及愛與歸屬感。並且這些使用者們均能指出，自己的使用經驗受到性的汙名所影響甚鉅。他們擔憂，自己在軟體中的行徑一旦被親朋好友發現、將會使得自己被歸類到「壞」性的類別，受到直接或間接的羞辱與歧視。本章將從這裡出發，後續三章採 Rubin 的性階層理論以及 Goffman 的汙名管理概念，來進行分析，討論性政治與性別政治如何運作於交友軟體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場域中，影響著他們的線下行為，並整理出三種主要的策略類型——「論述管理」、「介面管理」以及「空間管理」作為本論文第五、六、七章的內容。

本章討論「論述管理」。核心關切在於這些使用者們如何對外描述自己的經驗？他們「對誰說」這件事情？說了什麼內容？以及更重要的是他們怎麼說？

「對誰說」的分析作為第一節「說與不說：選擇性揭露的論述策略」中。一般而言，社會瀰漫著拒性的氛圍，性通常被劃分在私領域的範疇，並結合道德價值、醫藥科學、精神分析等不同的言說系統，使性受到相當程度的禁忌化。這代表著個人的性愛經驗在日常對話中，常常不是能夠任意談論的話題。並且，「拒性」的概念其實並不代表在所有情形下，性都不應被談論，而是強調性的邊界（boundary）有其不可逾越性。當身處私人領域中，人們會被容許對較為親密的朋友談論性的經驗。本研究也發現，受訪者會事先預期聆聽者對親密關係的態度，以及對交友軟體的理解態度是否「足夠正面」，來判斷自己要不要揭露自己的網路交友經驗，免於自己受他人異樣眼光看待。例如，有幾位受訪者都表示，自己只願與曾有過性經驗的朋友分享網路性愛的經驗，而對家人則選擇隱瞞。

在「說了什麼」與「怎麼說」的部分，則屬第二節與第三節，探討交友軟體使用者們如何詮釋、比喻自己的經驗。研究歸納出兩種主要的論述策略：「安全」以及「遊戲」的論述策略。

在安全的論述中，發現不少受訪者均會把交友軟體形容成是「安全」的約會

或性經驗，來和「較危險」的約炮、一夜情行為進行區分，進而強調自己仍有適當地進行自我保護。而在「遊戲」論述中，發現有幾位受訪者會以「玩遊戲」、「寫小說」來比喻交友軟體中的調情與網路性愛，將它比做一種具有娛樂性及挑戰性的消遣。最後，本研究也指出，事實上這兩種論述策略都同樣屬於汙名管理的方式，分別是以「安全化」和「遊戲化」這兩種手法，來將自己與交友軟體所乘載的性汙名進行區隔。

## 第一節 說與不說：選擇性揭露的論述策略

它現在好像已經不是個避談的話題，而是你要跟誰談的問題。(H, 24歲女性)

被問到是否該避免談論的時候，H 的回應隱晦指出交友軟體所乘載的汙名。她認為，交友軟體並不是不能被討論的話題，而是必須「避免跟某些人談論」。H 進一步解釋：「妳通常也不會想告訴朋友說有在用交友軟體。因為她們還是會對交友軟體有一些負面的想法。」這代表著，交友軟體雖然表面上只是一種科技工具，不過卻會與一些「不好的」性汙名進行連結，因此 H 才會指出必須注意「要跟誰談」。

本研究以「選擇性揭露」的概念來描述這種說與不說之間的言說策略方式。一個身分是否具有汙名，通常必須檢視它所處的環境是什麼，而非直接把汙名視為固定不變的標籤。Goffman 曾以「高學歷」舉例，在一般情況下，高學歷者通常是種榮耀的正面身分；不過，在一些不重學歷的職場裡，高學歷的就業者反而會背負著某種負面形象，被認為是能力較差者，才會來應徵這份工作。Goffman 因此認為，汙名是種依照對象而定的「關係」，而非固定不變的「屬性」。H 的說法，同樣也是因為這種身分的可轉換性。有些人是可以傾訴的、而有些人絕對不能。人們揭露性汙名身分的經驗，都是透過前台( front stage)與後臺( back stage)的管理，以維持不同人際關係的界線，進而穩定自身的定位。

選擇性揭露是種藉由言說策略來進行汙名管理的方式，透過對於對象的說與不說，來避免自己直接被冠上汙名的身分。然而，接下來要談的則是，通常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使用交友軟體的經驗才是能夠被大方談論的事情呢？

我也有朋友很保守，覺得性關係就是要有一個 fit 的對象，要經過好一段時間才可以。要牽手，接吻，如果她是這種要有時間線的話，我就不會跟她講。(受訪者 B，24 歲女性)

B 認為，當自己在選擇揭露對象的時候，會先看朋友在性方面是保守與否的立場，來決定是否揭露、以及揭露的程度。如果朋友對親密關係的態度，是認為需要有明確「交往時間線」的「保守」類型，那麼 B 說出來的風險就會更高，正因為擔憂朋友投來的眼光，因此 B 會避免吐露過多細節。這種恐懼異樣眼光的心情，受訪者 I (女性) 也有類似看法：

我現在不講是因為，我真的接受過太多那種「妳看妳，都是都從那個上面認識人，所以妳才會怎樣怎樣」的勸告。我跟大家講我現在的男朋友的事情，大家都說「妳看吧，不是從交友軟體上認識的男生真的比較好吧。」但事情明明就不是這樣。所以我也傾向不去講說，他(現任男友) 其實也是從這上面認識的。

I 的父母朋友們都曾勸阻她用交友軟體，認為她在上面遇到的一定都會是「騙錢」、「騙炮」的案例等。直到她交了新男友，兩人私下達成共識，決定對彼此親友隱瞞雙方是在交友軟體上認識的，I 才終於得到家人朋友的「祝福」。

研究者：有點像怕朋友知道用？

F：多少會啦。研究所同學也有玩，但他們有人真的在交朋友。有些可能有找約。我兩個研究室朋友，一個是交朋友、一個是真的有約。

研究者：所以你會怕被歸類到約砲的那邊？

F：其實我個人不會怕，如果有人知道，那就算了，因為我對這個觀念比較開放，但我還是不想要太多人知道，因為這是個人隱私。(F，男性)

在本研究裡，不只女性受訪者有這樣的隱瞞狀況，F 是一位剛自研究所畢業的男性。F 身邊也有男性同學在玩交友軟體。不過，從 F 的話裡可看出，儘管他對研究者強調的是「我對這個觀念開放」，但同樣也會在意同儕的想法，也傾向不告訴朋友。

我這個人對性這方面還蠻開放，我性自主，覺得你如果有需要就去解決，可是有些人比較古板，我爸就會覺得你不應該這樣，我媽比較開放。媽媽會跟我聊這些。(F，男性)

面對家人，F 同樣也採取隱瞞的策略。F 將自己的性態度描繪為「開放的」、「性自主的」，不過在面對家人的時候，也會有所保留。

不過和「對朋友揭露」不同的是，「對家人揭露」與否的判斷標準並不只是對方對於性的接受程度，而是參照家庭內的角色權力關係，產生不同應對方式。F 認為自己的父親「比較古板」，因此不會告訴父親，但是則會和「較開放」的母親討論交友軟體的事情。這也與家庭中的角色分工、權力位階有關。父親在 F 的描述中古板、嚴肅，是難以親近的嚴父形象，也當然不可能談論性的話題；而相對父親，F 的母親則願意和孩子討論，也成為 F 倾訴的對象。這也和傳統母親在性別分工中，往往必須負責家庭中的情感勞動相符。

我爸媽其實看不懂，他們以為 Wootalk 是像 Line 之類的東西，也不會發現，我女兒其實在跟陌生人聊什麼十八禁。(受訪者 H，女性)

H 是一名女性研究生，她說，自己是在升研究所的暑假開始頻繁連上 Wootalk 和陌生人聊天，也有幾次聊色的經驗。在她的描述中，自己是因為暑假放假在家，無聊時間實在太多：「太閒了，就會想一直玩。」不過 H 並不需要對父母提起這方面的交友經驗。她認為雖然人在家裡，但反正父母「看不懂」、「以為是 Line」，

所以就算網聊、聊色也不會被雙親發現，雖然沒有揭露，但也仍然是某種程度利用世代間的科技親近程度差異進行的隱瞞。

另外，F 住在家裡，並與哥哥共用房間。F 說，只要是哥哥回家的時候，他絕對不會使用 Wootalk，因為自己也擔心哥哥發現，所以 F 總必須要趁哥哥不在房間的時候，才敢打開交友軟體，或者和網友視訊。

我跟我哥睡，所以有時候他會在家，我就覺得麻煩，因為我其實會跟別人視訊，比如跟女生聊天。我哥在旁邊就不可能。

Goffman 曾如此描述蒙混通關的生活：受汙名者往往「對於某種類別的人小心保守秘密、卻對另一群人有系統地自我揭露。」蒙混通關者必須「過著雙重生活、傳送的訊息也都得應付雙重生活中的模式。」這些受訪者們也是身處相似的處境，在交友軟體上他們有系統性地揭露自己，但在線下生活中則必須小心翼翼的保守自己的經驗，只和能夠和能夠將他們視為「正常」的知情者們揭露。

與此同時，對聽者隱瞞與揭露的決策，也取決於聽者對於科技的了解程度。前述的 H，雖然在父母面前不在意地直接連上交友軟體，但並不代表 H 完全不在乎父母對性的看法，而是 H 認為，父母反正「看不懂」她在做些什麼，他們會將 Wootalk 的介面誤認為是 Line 的聊天室。這樣的模糊性，也留給這些使用者一層安全的保護空間。

不知道哪裡來的罪惡感，覺得交友好像還是應該從面對面開始，不應該從網路上開始。(H)

不過，對於隱瞞的態度，受訪者也有不同看法。同意隱瞞的受訪者，如 B、F、H，剛開始玩交友軟體的時候，H 仍然覺得網路交友是讓人「有罪惡感」的。不過，她在訪談過程中，漸漸整理出更明確的想法：她認為，網路交友的行為本身，其實並不應該受到異樣的眼光對待。H 曾稍微比較了自己對交友軟體的前後

態度差異：

「應該說現在比較不會在意別人的眼光，而且越來越多網路上的交友行為，現在心態就不一樣了。(中略)如果我避而不談的話，就很像很虛偽吧。」

受訪者 J (男性) 起先擔心的是「讓人家覺得第一眼聽到就是，明明是個宅男還想約炮，這種感覺吧。」，但後來 J 的想法也有所轉變：

我一開始也這樣想，不應該讓人知道，但後來就不會一直想藏了。我應該算是看得很開？不介意讓人家知道。就算真的被問，就講說對啊對啊，我有在用，就這樣。

有些受訪者對於必須不斷隱藏偽裝的行為感到厭倦。尤其是 H 與 J，回答也含著對蒙混通關生活的不滿，認為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事情，為什麼必須要偽裝，過著雙重生活。而至於和男友剛交往，兩人就協議好要隱瞞到底的 I，在同意隱瞞的同時，其實也充滿無奈

## 第二節 我會好好保護自己：「安全」的論述策略

本節討論以「安全」作為詮釋交友軟體使用經驗的論述策略。當受訪者們向他人分享自己的網路交友經驗時，會將其解釋為，雖然有玩交友軟體，也有跟陌生人聊色，但是他們仍然會盡量讓自己處在「安全」、「受保護」的情境中，因此並不需要過於擔憂、或者對他們投以異樣眼光。

本研究將這種安全論述策略，再依照原因細分為三個面向，包括「性的安全論述」、「疾病的安全論述」，以及「隱私的安全論述」，以下將分段整理這幾種層次的論述策略。

### (一) 性的安全論述

如果他們想要那方面的刺激，我就都可以。只要不要見面，我都可以。

我算是還是有盡量在保護自己吧。(受訪者 G)

訪談過程中，幾位受訪者在詮釋自己用交友軟體跟其他人聊天的時候，時常會試著表明，她們認為自己的行為「很安全」、「有保護自己」。本研究認為，「自我保護」論述背後的意義事實上是高度性別化的。女性身處家父長制社會中，時常被認為是需要受保護的角色。她們必須受到家庭、伴侶、社會的保護，讓自己免於社會隨處可見的風險，尤其是性方面的危險。

同時也因網路身分的高度匿名性，使用交友軟體時常被認為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人們不知道和自己聊天的人是誰、在什麼樣的地方、有什麼目的、是否會將對話內容流傳出去。因而她們會認為自己有責任必須「好好保護自己」，使自己免於受到潛在的性傷害。這也使得許多女性受訪者會選擇更多的策略，例如不給聯絡資訊、不拍照片、拍照但不露臉、堅決拒絕與陌生人見面等方式來維持安全。正如 G 所言，堅決不要和陌生人見面，是為了保護自己。

另外，從受訪者的回應也可以看出「安全」的概念，其實是藉由比較而形成的，有「危險」，才有「安全」。受訪者 B 便表示，自己只聊色，但是從不約砲。

「有很多人就只是想把話題導到約砲，我會很厭煩。我覺得沒有必要。我好像也不會覺得這很罪惡，只是自己不會這樣而已。聊色可以，就只是聊，妳們又沒有實質接觸，見面也 OK，就是當朋友。我不是覺得約砲糟糕，只是我怕對象萬一很多次的話，染病我會比較怕這一點。」

受訪者認為，網路性愛和「約砲」不同，前者是虛擬的，相較於約砲，看似更加安全，讓他們能夠免於性病、遇到約會強暴等風險。因此，有些受訪者會透過描述自己只「聊色」，不「約砲」，來將這兩種不同的性實踐劃分開來，並認為前者比後者還要更安全與乾淨。

（約出來）發現都是假的，當下不知道該怎麼辦，想說會不會對對方不好意思什麼的。當下不知道該怎麼做，但就是騙砲。一種是欺騙你年齡之類，另一種就是像對女朋友一樣很好，但其實根本沒有。（受訪

者 D，24 歲女性)

不過交友軟體所帶來的風險確實存在。受訪者 D 表示，自己的幾次經驗不全然都是好的。D 說，自己曾遇過「騙砲」的對象，就是原本聊天很愉快，但當實際約會碰面後才發現對方的身高、體重、年齡是假造的。D 的受騙經驗使她對網路性愛、與網友見面從此都抱持著極高的戒心。當面對自己的親密關係時，也會特別注意對象的忠誠、道德價值觀。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呼籲女性「必須保護自己」的說法，事實上是個空泛的命題，因為當保護自己成為人們免於性傷害的唯一應對策略時，自我保護的呼籲便永遠沒有盡頭，畢竟世界上永遠沒有「保護自己」直至完美的狀態，反而在當性的弱勢者無論發生任何意外之際，都能夠被歸因於有人不夠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也儼然成為性弱勢者的道德義務。

## （二）疾病的安全論述

就只是聊，你們又沒有實質接觸，見面也 OK，就是當朋友。我不是覺得約砲糟糕，只是我怕對象萬一很多次的話，染病我會比較怕這一點。（受訪者 B）

恐懼性病是另一個常見的主題。B 提到自己之所以說自己只聊色、不約砲，是因為害怕若與網友發生實際性行為的話，她擔心可能經由對象染上性病。B 將約砲與性病設想在一起的論述，並不是特例。與陌生人發生性行為，長期以來都與「可能傳染性病」的風險相連。也因這種論述，使得與陌生人發生性行為，被歸類的高風險的「壞性」一側，且成為公共論域中的性道德議題。

Blackwell (2015) 的男同志使用 Grindr 研究中也有提到十分類似的概念。其中一位受訪者是協助愛滋病患的心理諮商師。但即便具有相關的知識背景，他還是不敢在 Grindr 放上本人的照片跟職業。他選了沒有臉的圖像、因為露臉會讓他

沒安全感。他說，不希望自己被認為是隨意約砲的人，雖然自己的職業，讓他更清楚不安全性行為不會只從 Grindr 上面來。

### (三) 隱私的安全論述

網路的話，你不是很知道對方的底細，你也很怕你講什麼跟你平常身分不太一樣的話，他會把這些暴露出去。我自己也是念法律的，我覺得這些東西讓別人知道不太好。我的意思是說，律師這個行業也不太禁得起人家拿這些東西到處去散播怎樣怎樣的。(受訪者 I, 25 歲，女性)

最明顯、也最常被提到的還有關於「隱私」的安全論述。I 說，若是過去的網路交友經驗的流出，可能會使得她將來的生活受到影響。因此不應該將個人資訊流到網路上，尤其是當這些個人資料極可能影響到現實生活時。

一些男性受訪者也有相當類似的、關於人身安全與健康的擔憂，例如害怕約砲會染病、害怕裸照會流出，因此選擇較為「安全」網路性愛，也會拒絕拍裸照給對方、或者是拒絕對方的性邀約的保護措施。E 說：「我自己也會想約，我只是怕危險。不那麼危險我也會想試試看。」E 說明自己「怕危險」，不過在描述這種擔憂時，他們並不會認為必須提出「安全」與「應該保護自己」的論述，而是採取其他命題來強調這樣的概念，正如他在前面所提的：

我對這個觀念比較開放，但我還是不想要太多人知道，因為這是個人隱私 (H)。

H 採取其他說法來描述自己的狀況。他從未拍攝身體的私密照片給陌生人、也不願意和陌生人約會、或者發生性行為。然而，H 並未將自己的舉動形容成「我在保護自己」，而是將其描述為「因為我很重隱私」。儘管 H 與 G 的網路交友策略是相同的。但男性 H 更明確地指出，他認為相對於自己的男性群體，女性通常會更需要保護自己，這是一種社會氛圍的使然：

我覺得女生比較重視這個。畢竟台灣社會還是很保守，雖然有人覺得已經很

開放了，但我父母輩還是一樣。如果在歐美，可能不會這樣。(H)

H的說法，顯示他也知道交友軟體中的性別差異，不過他用台灣社會的風氣保守，來合理化「女性應該保護自己」的論述。儘管作為男性的H與女性受訪者B採取的幾乎是相同的交友策略——不拍照、不見面、不約砲，但他們詮釋的方式卻有所差異：女性被期望是「受保護的」，因此更強調其危險、安全、受保護的狀態；相對而言，H則更傾向說明自己是出於「隱私」，而不是人人都應該保護自己。

這種詮釋差異看似只是修辭上的不同，事實上它們顯示出使用者的心態，男性在詮釋交友軟體的經驗時，看起來更占據了主動的詮釋權。他們即使「不作為」，看起來仍然是行動者；而女性則是更傾向只能被動地保護自己不受傷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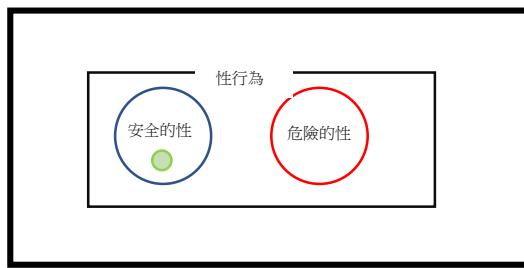
這種對於交友軟體的詮釋權差異，在第三節「遊戲的論述策略」中，也有出現類似的狀況，男性受訪者在詮釋使用交友軟體的經驗時，相對於女性，會使用更主動的「玩遊戲」、「破關」、「攻略」等說法，使得交友軟體的場域，看起來是更適合於他們作為主動者的。

#### (四) 小結

本研究認為，安全的論述策略是種「區隔」的論述策略。受訪者透過將網路性愛「安全化」的「裝正常」論述，藉由努力將自己的行為描述成是一種安全的，來與相較之下看起來更危險、離經叛道的「約砲」區分開來。

如圖二所示，性行為的範疇中有「安全的性」以及「危險的性」兩種類別，前者受到社會的肯定，而後者則遭直接或間接的責難，某些情況下甚至會被懲罰。圖二的綠色區域是受訪者將網路性愛定位之處。他們將網路性愛認定是「安全的性」而非「危險的性」，以這樣的論述進行去汙名的管理策略。因為網路帶來了安全，因此網路上的性，也得以與約砲的性汙名脫鉤。

圖三：安全的論述策略



另外，「安全」的論述策略也是性別化的。「網路隱私」相當重要，資訊洩露或遇人不淑的風險是網路的潛在風險，事實上它可能加諸於任何人身上，不管男女，受訪者們確實也都害怕自己的私密照片與真實身分從聊天室流出。但當描述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男性受訪者卻會傾向解釋成「我很重隱私」；而女性受訪者則認為「我為了保護自己」。H 的詮釋方式，會讓自己在詮釋中得以佔據主動權——「是我選擇要重視隱私的」。而 B、G 的自我保護詮釋，顯示得更多是女性受制於社會期待，而不得不為之的策略。

### 第三節 我只是為了好玩：「遊戲」的論述策略

我會覺得，把聊色這個當成一個遊戲在玩。(A)

相較於宣稱網路性愛是「安全」的論述策略，本節討論的是「遊戲」的論述策略。這類型的說法主張自己是為了「無聊」與「打發時間」而上去聊天，並且受訪者 A 與 E 都不約而同使用就像是在「玩遊戲」的比喻，來描述自己玩交友軟體的心情。

「玩」在科技物的使用經驗中是常常被使用的字眼——「玩」手機、「玩」電腦，「玩」交友軟體……儘管「玩」的說法並不見得只的是真的描述「玩耍」，不過在新興的科技物中，「玩」某項技術物是很常使用的意象。至於在交友軟體的範疇中，受訪者 A、E 將其描述為遊戲，則是更完整的比喻系統。它是一種心不在焉、隨意的玩耍活動，並且間接地使交友軟體在這樣的論述框架中，自性汎

名的範圍抽離。

我有時候會上到夜班，只要上班很閒就會開 (Wootalk)。其實就是，像當我們大家找到好玩的遊戲的時候，就會卯起來玩，像是傳說對決、還有神魔之塔，大家都是在玩啊。(E，男性)

我通常一邊跟人聊的時候，一邊在玩遊戲，上 FB。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比較像是打發時間，但又不想讓自己整個時間都在做這件事情，有種要廢感。同時做很多事情反而比較還好，要娛樂就是同時全部一起做。玩線上，打爐石，然後玩臉書，然後聊 Wootalk。

正如 Wootalk 的中文名稱「吾聊」的諧音「無聊」，A 與 E 連上 Wootalk 的時機，都是沒有事情做的無聊時刻，需要一點娛樂來打發時間。因此使用經驗亦常常和線上遊戲、手機遊戲並列，像是 A 會一邊打開卡牌遊戲、一邊瀏覽臉書、再打開交友軟體聊天。玩交友軟體是一種多工、分心、破碎的經驗。

因為我把聊色當遊戲，所以上面遇到的男生就不是敵人，而是戰友。(A)

從 A 的回答來看，可以發現這套遊戲的隱喻系統，包括了「玩」交友軟體、「玩家」、「敵人」、「戰友」、「破關」等等名詞。既然作為一種遊戲，其目標便是透過不斷挑戰、使用各種策略來得到勝利。「性」在這裡便被「遊戲化」了，網路交友本來可能觸及的道德爭議被淡化，因此交友軟體中的搭訕、調情、聊色、都因此被解釋成一種為了「玩遊戲」取勝的戰術，因而與真實人生的道德較為無關。不只是受訪者 A 與 E，在批踢踢實業坊「BG 版」、「Catch 版」、「Sex 版」；Dcard「男女版」等大型網路論壇版面裡，也常可以看見網友分享交友軟體的「攻略」、「心法」、「實戰」、「教學」等，這些字眼，也都是與線上遊戲玩家常用的論述非常相似。

綜上所述，事實上，不僅只是交友軟體，異性戀的追求文化與性別腳本，均

在在鼓吹男性應扮演主動的、具侵略性的玩家，而女性相對而言，則更傾向被描述成被動的獎賞。使用交友軟體的女性被視為有挑戰性的遊戲「關卡」，而在裏頭漫遊的男性則被視為是網路世界中的「玩家」。這樣的比喻系統也呈現出女性更像是被動的物品，而男性則成為交友軟體中的征服者，透過性的暗示、挑逗、文字描繪，來說服對象交出文字或圖像的「性」，以作為遊戲破關後得到的「獎賞」。以遊戲作為一種去性化的論述，其中也依舊包裝了性別政治。

我拿色情小說比喻好了，因為我有看一些色情小說。比方說《格雷的五十到陰影》，它雖然都沒有很明顯去描寫說怎麼樣，但文字就是比較舒服，有點像是，浪漫的感覺，有點文學的性質進去，一點點，妳就會覺得不是那麼野蠻跟赤裸。(B)

除了遊戲之外，兩位女性受訪者 B 與 D 則卻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共同撰寫「色情小說」的比喻，來描述交友軟體中的調情與性愛。其中文字修辭的優美與否、是否顧及對象的心意，取代了真實世界中的肉體接觸。受訪者 D 便描述了這種共同撰寫性腳本的例子：

辦公室就是，我是 OL 之類的，就會開始想劇情。比方可能就是請教上司問題，接下來就是在辦公室裡看對眼，我覺得他文筆功力真的蠻好的，細節都描繪很好。老闆挑逗她，前一兩次都沒有成功，後來老闆知道對方已經落入他的手掌裡了（悶笑），就是這類的。(受訪者 D)

和前述 A 與 E 均將女性視為關卡；男性則是玩家、戰友的看法不同，在 B 與 D 的例子裡，她們指出了網路性愛的共同創作特質，並不是僅有其中一方的必須絞盡腦汁的「攻略」，而是雙方都必須共同付出努力，來營造文字或圖像性幻想的氛圍，才能達成更好的「聊色」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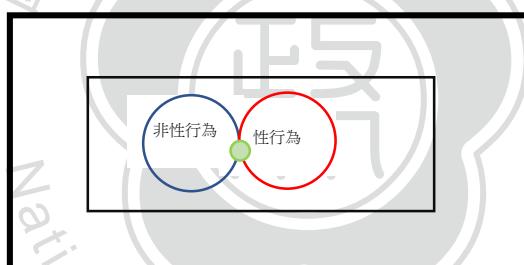
本研究認為，不論遊戲或小說，這種比喻都是一種「抽離」的論述策略。受訪者們看出網路性愛在「性」與「非性」間的模糊地帶，並穿梭其中。

男生都說他射了之類吧。雖然我也不知道他們射了沒，也有可能就是呼攏我。

聊色以男生的高潮結尾。通常都是以「我那個了」作為 ending，結束高潮行為後就會像是說回饋單一樣，問說欸你剛剛覺得怎麼樣阿，我剛剛形容怎麼樣阿，有什麼要改進的屁話（中略）。雖然我們剛剛都不覺得那是真的。因為我們也知道，不可能有人真的能夠邊打字邊打手槍啊。（H，女性）

H 的說法，可以看出使用者們意識到這種性與非性之間的界線，但是在遊戲的魔法圈（magic circle）之中，雙方都願意暫時投入文字的角色扮演，相信它是真實的，暫時地既遵循、又得以跳脫性的規範，達到性的愉悅。因此如下圖四所表示，這一類的論述策略更像是透過將玩交友軟體透過玩遊戲、寫小說的創作比喻，替它創造出一種介於性與非性之間的模糊空間，一方面產生與陌生人玩耍、調情的愉悅感，一方面又將其與「性」的道德責任，暫時地劃分開來。

圖四：遊戲的論述策略



#### 第四節 小結：裝正常作為論述

本章處理了使用者如何對於自己進行去汙名化的論述策略，旨在分析受訪者們如何論述交友軟體的意義。結果發現，首先，受訪者們有「選擇性揭露」的情況。受訪者們通常會先判斷聽者是否是能夠信任的對象，參考的條件包括聽者對親密關係的想像、和聽者間的角色權力關係。其次，研究發現使用者們主要有兩種去汙名化的論述策略，包括「安全的論述策略」，以及「遊戲的論述策略」。

安全的論述策略進一步可以包含三個層次。首先是性的安全論述，傾向主張「女生應該好好保護自己」，不應該隨便和陌生人見面，或者交出自己的身體裸露照片，以免遭遇約會暴力，或受蕩婦羞辱，而一旦真的發生危險，也會被認為是自己沒有善盡「自我保護」的責任。其次是疾病的安全論述，認為若只是交友

軟體聊天是可行的，但若因此與網友發生了實際的性行為，則可能讓自己染病上身，因此應該避免和陌生人約會。只傳傳照片、發發簡訊的網路性愛，相對於約砲是「更安全」的性愛方式，以免讓自己與性病汙名掛勾。最後是隱私的安全論述，這類型論述主張，自己不應該隨便揭露個人的隱私資訊，例如長相、本名、就讀學校、所在地址等。網路上的個人資料必須小心保護，否則會被有心人使用、惡意散播，將會造成個人名譽受損，因此進行網路交友是可以的，但前提是盡力避免個人的真實身分外流。

從該節可以看出，受訪者們對於維持「網路安全」的定義中，至少包含了三種層次：「性」、「疾病」，以及「隱私」。並且必須指出，這三種保護論述不只是性化的，也是性別化的。儘管男性與女性都在匿名的網路交友行為中感受到危險，並採取各種策略來保護自己，不過在第一點「性的保護論述」中，女性的危險往往會被特別被放大，「讓自己安全」儼然成為女性的性道德義務。而第二點與第三點，男性與女性同樣都會感受到，不過也是女性受訪者在描述的過程中，會傾向使用「安全」與「保護」等字眼來描述自己。而男性受訪者則將其描述為「因為我很重隱私」，來讓自己在詮釋中得以佔據主動權——「是我選擇要重視隱私的」。而女性受訪者 G 的自我保護詮釋，顯示得更多是女性受制於社會期待，而不得不為之的策略。

在遊戲的論述策略一節中，透過將網路性愛「遊戲化」的論述策略，藉由玩遊戲與寫小說等比喻，網路性愛被從性行為中抽離，因此聊色的對象成為「關卡」、同樣在聊色的其他朋友則成為「競爭對手」，而透過文字與照片調情，挑戰對方已得到對方的「性」的獎賞。原先「性」所帶有的道德與政治意涵，則可透過這樣的遊戲化比喻過程被抹淡。

被主流價值認為有偏差的個體，往往會採取一些漂浮技巧 (drift techniques) 使自己遊走於合法與非法之間 (Sykes and Matza, 1957)。Goffman 曾談到受汙名者將自己「裝正常」的過程。「裝正常」意指為了避免自己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受汙名者在某些情況下，會努力表現得「像個普通人」，以避免自己淪落於次等的社會處境。本章前兩節所述無論是「安全化」，或者是「遊戲化」，都是「裝正常」的體現。不過兩者的手法不太相同。「安全化」像是劃清界線，仍然鞏固「好性」與「壞性」之間的邊界，只是將自己的行為歸類在「好性」範疇中。「遊戲化」則是透過比喻，將網路性愛從性行為的範圍中抽離。

本研究中的「安全」與「遊戲」論述策略，旨在強調個體的行為（即網路交友），其實並沒有對自己或他人造成任何傷害。他們一方面凸顯自己在性、疾病與隱私等層面的安全狀態，另一方面則於論述中強調自己並沒有過於沉迷虛擬交友中，而是只當成普通的社交遊戲進行。

總的來說，藉由這樣的論述，區分「安全」與「危險」、「性」與「非性」的說法，受訪者們將自己的行為歸類在「好性」的類別，藉此正當化使用交友軟體的行為，避免自己與汙名掛勾。

不過其實也可以發現，有受訪者（H、I）在反省自己交友軟體的過程中，其實慢慢整理出她們對交友軟體的想法。她們都提到，自己對於這種不斷劃分「好」與「壞」的道德論述，感到相當厭煩。並指出，這些社會對交友軟體形塑出的種種汙名，其實都是些不必要的壓迫。

以前我可能會覺得要隱藏，如果確定交往了就趕快刪一刪，那後來就是覺得沒差。如果她因為這件事情真的很 care，不想跟你在一起，那也好，我們就不要浪費彼此時間。完蛋，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心態，就是測試對方能不能接受我吧。反正我是不會避諱。（受訪者 J，男性）

也有如受訪者 J，從一開始相當在意他人看法，到後來漸漸認為，這樣的身分其實並不需要避諱或隱藏。

## 第六章 交友軟體使用者的介面與空間管理策略

蒙混通關者必須對其他人認為無需策畫、也不受注意的社會情境保持敏感性。對正常人來說不假思索的例行活動，對可貶者來說也都是需要管理的問題。這些問題不總是能藉由過去經驗來處理，因為永遠都會發生新的偶發事件，使得過去的隱藏方式不再適用。因此，擁有秘密缺陷的人，必須敏感於社會情境，掃描任何可能性，從而疏離於周遭人顯然居住其中的單純世界。所有一切別人視之為背景的，都是他的主題。（Goffman, 1963，曾凡慈譯。）

前面曾提過 Goffman 的「蒙混通關」概念，指的是具有汙名身分的人們通常會過著雙重生活，區隔出知情者與不知情者。當他們面對不知情者，往往會透過「演出」(on)，來佯裝自己並不具有那種汙名特質。然而當面對知情者，他們則能夠展露出自己的真實身分。因為他們知道即使揭露自己，仍然可以在對方身上得到與「正常人」無異的對待。

上章整理出論述管理的策略包括「選擇性揭露策略」、「安全的論述策略」、以及「遊戲的論述策略」三種，均是以「論述」做為策略，用以維持蒙混通關的雙重生活。

接著，本章將討論介面管理策略。介面管理指的是使用者們怎麼管理科技物，操作科技物的介面（interface）來達成目的。在當代，線上與線下的身分逐漸朝向合一，情境崩解的情況也越來越常出現，人們如何使用科技物介面，將不同場合的想像觀眾進行分類管理已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又尤其在第四章中發現，使用者們指出使用交友軟體進行網路性愛，事實上涉及了許多種汙名。這也讓介面管理成為他們管理身分的重要方式。研究發現，交友軟體使用者最常進行的幾種介面管理，包括「分門別類：交友軟體與網友名單」、「轉移陣地：從 Wootalk 到 Line

的距離」、以及「刪除修改：手機裡的障眼法」三種主要的方式。

第一節「分門別類：交友軟體與網友名單」討論的是，透過區分交友軟體的使用目的、分類網友與真實朋友名單……等微小的策略，交友軟體的使用者們在虛擬交友與真實人生中，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自己的雙重生活，不讓一方被另一方所干擾。不過這樣的雙重生活並不會維持太久。因為，使用交友軟體比起目的，更像是手段。謹慎地過著雙重生活的受訪者們仍然會渴望能將兩者合一。蒙混通關的生活也會隨著受訪者們逐漸進入穩定交往關係後，漸漸消解。在第二節「轉移陣地：從 Wootalk 到 Line 的距離」中，受訪者們儘管各自在交友軟體上尋愛、尋求性刺激的經驗，不過當出現了聊得來的對象後，他們通常會開始將對方從 Wootalk，漸漸加到他們認為越來越私人的通訊軟體上，例如從微信到 Line、到 Facebook 再到 Instagram，並且隨著與網友的感情越來越好，他們會漸漸停用、或刪除原本得以認識彼此的交友平台，來維持對伴侶的忠誠。這種線性的關係，形塑出一種從下到上、逐漸使雙重生活消解的使用階層。

而第三節討論的是交友軟體在手機介面上的位置。研究發現，許多位受訪者們都表示自己曾經多次刪除再重新裝載 Wootalk。有受訪者便曾表示，自己幾乎每次聊完天都會刪掉，等到下一次想上線，再安裝回來。如此不辭勞苦地反覆刪除與安裝，是因為他們害怕親朋好友在無意間看到自己的手機，進而發現自己曾使用過交友軟體。另外也有受訪者表示，自己會將 Wootalk 的軟體 Icon 修改成 Line 的圖示，使得他人乍看之下無法分辨該交友軟體與一般的通訊軟體的差異，從而避免情境崩解的情況發生。以下將分節更仔細地整理介面管理的幾種策略。

## 第一節 分門別類：交友軟體與網友名單

聊到後面，我通常會想加對方 Line，(加過的對象)五到十個，都是不重疊的。(受訪者 A，男性)

研究發現，使用者分類網友名單主要的幾種方式包括：（一）交友軟體管理與（二）通訊軟體管理。

交友軟體管理指的是，部分受訪者曾表示自己只在 Wootalk 進行網路性愛，雖然同時也有使用其他交友軟體，但主要是用來認識「更認真的對象」，不是用來聊色的。因此呈現了「有些交友軟體是用於性目的；而有些交友軟體則是用來認識朋友的」，不同的交友軟體有各自不同的使用目的。這代表著，這些受訪者們對於「性」與「愛」的想像並不完全重疊，而是可以（或應該）分頭進行的。對於被歸類在「性目的」的交友軟體，可能是汙穢的，立即的，一次性的；而真正想認識戀愛對象的軟體，在上面的交友活動則必須要更正式且嚴肅，不能夠一開始就帶有性的目的，因此，兩者必須要有所隔絕。

而通訊軟體管理則指的是，當受訪者們透過交友軟體認識網友之後，時常會選擇利用微信（Wechat）、Skype 這些較不常見的即時通訊軟體來跟彼此保持聯繫，而非 Line、Facebook Messenger 這些日常生活中較常使用的通訊軟體。這樣一來，他們的網友名單不會跟真實生活中的朋友名單混在一起，一方面為了避免網友得到太多個人資料；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朋友家人知情自己的網路交友狀況。以下將分節描述這兩種保存名單的方式。

#### （一）交友軟體管理：區分性目的與交友目的

交友軟體的種類與介面設計，似乎本身即決定了受訪者們揭露的意願。例如受訪者 I（女性）所言：

受訪者 I：不知道為什麼最近 Tinder 好像被弄得有點潮潮的。被洗白吧。不知道是因為都是外國人用還怎樣，你跟人家說你用 Tinder 好像沒有很下流，但你用 Beetcalk 聽起來就很下流。

研究者：那 Wootalk 跟其他的呢？因為比較安全嗎？

受訪者 I：這幾個都很下流啊，也沒什麼安全的。這幾個你講出去，知道的就會說喔喔喔，你用這個想幹嘛？不知道的可能就好奇問，聽

完應該也會給你鄙視的眼神，我覺得啦。這些好像都沒有到大家覺得  
很能接受啦。

I 所提到，有些交友軟體如 Tinder，被認為是比較好的、「潮潮」的；而使用某些交友軟體，則被認為是「下流」，就像一個從高尚到低俗的交友軟體階序。在 I 的歸類裡，Tinder 扮演的角色似乎是以交友為目的，不過其他的交友軟體則似乎都以性為目的，被認為是「難以被接受」。不過，為什麼 Wootalk 會被認為是相對來說「下流」的交友軟體呢？

聊色我是完全沒有，只在 Wootalk 上面。我也沒有用其他交友軟體，  
因為我就是喜歡 Wootalk 上面的完全匿名隱私的身分，其他 Beetalk 那  
種要放照片，我就不喜歡。(受訪者 E)

我是有玩 Goodnight、還有 Wootalk、Tinder 也有（中略），從暑假到整  
個碩一都有在玩，不只是 Wootalk，是同時用很多個。(受訪者 F，25 歲  
男性。)

E 過去並沒有用其他交友軟體，而只使用 Wootalk 來和陌生網友聊色。「只  
在 Wootalk 上面」是因為 Wootalk 上面並不要求使用者放照片，E 認為，這讓自  
己在隱私上能夠獲得保障。F 和 E 的經驗相似，他並解釋，自己曾同時使用過許  
多種交友軟體，但是和 E 一樣，他選擇只將性愛的話題放在 Wootalk 上，盡量不  
把色情的話題帶入其他交友軟體中。

一般交友軟體其實都會知道你在幹嘛幹嘛，你就可以根據這個，跟她  
聊她的事情或你的事情。但是 Wootalk 就沒有，你只能把她們問出來。

有點像海龜湯。一般交友軟體都要放照片，就要第一印象很好。所以我覺得，Wootalk 上比較，比較怎麼講，隱私佔比較重。就是給別人的資訊很少，別人也給很少，你都不知道對方在幹嘛。(中略)我覺得，有照片的話，大家就不太會講這些事。(F)

探究 F 的說法：「一般交友軟體都要放照片，就要第一印象很好。」可以發現，交友軟體各自提供了自己的設計與玩法，這種符擔性，似乎也和使用者的使用經驗相互交織，塑造出不同交友軟體中的使用文化。Wootalk 只提供篩選對象用的「密語」、以及簡單的聊天室介面，進入聊天室並不需要提供任何暱稱、照片、居住地、興趣等個人資料，也不會綑綁臉書、Line 等個人社群軟體帳號，整體而言使用門檻較低。而無論是 F 前述所提及的 Goodnight 或是 Tinder，都需要提供部分個人資料<sup>4</sup>。相比之下，Wootalk 所透露的社會線索 (social clues) 含量極低。這使得受訪者們得以暫時擺脫現實生活中的身分、也更容易把聊天內容帶到性話題中。

Lespark 有個直播系統，它主要都是在直播。Wootalk 因為匿名，大家會聊比較嗨一點，直播的話，那因為是多對一，所以通常都是觀眾自己在下面玩而已呀。就是一堆人嘴砲，好玩，也有 donate<sup>5</sup>。什麼跑車啦那類的。就是個可以看到臉的軟體。但是 Lespark 上很難約。應該說，Wootalk 上面有這種意圖的人也比較多，也比較不用顧自己的形象。

(C)

C 是一位 20 歲偏 T 的女同志。除卻 Wootalk 外，也曾經使用過女同志交友

<sup>4</sup> Goodnight 註冊時必須提供暱稱、所在地、年紀與性別等個人資料。Tinder 則需使用 Facebook 帳號註冊，依據 Facebook 中提供的個人興趣、按讚的內容進行配對。

<sup>5</sup> donate 指的是在直播網站、軟體上打賞直播主虛擬獎品、金幣的行為。

軟體 Lespark。她認為 Wootalk 與 Lespark 的不同之處在於，相較於一般交友軟體，Wootalk 事先看不到任何個人資訊，在上面也因此更「不用顧自己的形象。」相對來說需要填滿個人資訊才能開始聊天的 Lespark，其中大部分使用者都只是用來閒聊，「嘴砲，好玩」而已，也則比較難約到人。但是「Wootalk 上面有這種意圖的人比較多」。因此，C 大多利用 Lespark 看女生直播、與他人閒聊、「打打嘴砲」；然而在 Wootalk 上，透過使用「Lesbian」的密語，她能夠大方地和適合的對象調情、聊色以及約炮。C 在不同交友軟體有不同展演的經驗，近似於 Goffman 的劇場概念，使用者們當面對不同社群文化的交友軟體，時常在上面也會呈現不同的展演樣貌。

剛開始就是上去純聊天，後來發現晚上的時候會出現一些奇怪的人，然後就動了邪念。我就是打 lesbian。就密語，妳看下面就有了（展示 Wootalk 軟體首頁的推薦密語給研究者），直接打進去。(C)

綜觀這些受訪者們的回答，似乎代表著交友軟體本身所附載的符擔性 (affordance) 構成了使用者的集體經驗，以及交友軟體的社群文化。若是必須揭露的個人線索較少，受訪者們會比較傾向於揭露自己的性慾，因為相對來說更不需擔心個人資料被外洩等情境崩解的情形，也才產生了這種「把『性』藏在這裡」的現象，在 Wootalk 上可以放心的調情、聊色、約會，對網友們有系統地揭露這些被認為是「負面形象」的性舉止。而在其他交友軟體上，則相對於 Wootalk 會更盡量展示自己的「正面形象」。

我的兩任女朋友都是我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人，我自己會介意如果從網路上認識，表示說她可能以前也是這樣認識別人的。（中略）我在上面就只是玩，我會分割開，不要有感情糾紛。而且我都只有單身的時候在玩，所以完全不會有內疚

的心情。(A，25 歲男性)

「好性」與「壞性」的區隔，雖然某種程度上，給予人們得以遵循的社會腳本來展示自己，不過也產生一些困擾。誠如上段 A 所言，這種「好性」與「壞性」的二元對立鞏固的情境，看似可以讓他能夠辨識現實生活中的「好女孩」與交友軟體中的「壞女孩」，卻也使得自己同樣落入必須被區分「好男孩」與「壞男孩」的邏輯中。從上面的對話看來，A 雖然主張自己「完全不會有內疚的心情」，但是當被問到是否會向未來的伴侶坦承自己曾經用過交友軟體，A 則給予一個較為模糊的回答：「我不刪掉，只是不開，她不會知道，但我不介意讓她知道，有問就會講，不問就不講。」

## (二) 「留 Line 或 Wechat？」：分類網友與真實朋友名單

下表列出受訪者曾使用過的交友與通訊軟體列表，表中呈現「曾使用過的交友軟體」以及「聯絡網友所使用的通訊軟體」。上一段已分析了「曾使用過的交友軟體」與 Wootalk 之間的使用差異，在於社會線索透露的多寡程度，使得受訪者更願意把情慾的一面展示在 Wootalk 中。本段將處理「聯絡網友所使用的通訊軟體」部分。指的是當受訪者們遇到有意願進一步發展的對象，會使用哪些通訊軟體繼續聯絡，以及為什麼是這些通訊軟體，使用不同的通訊軟體，如何將線上的網友、與線下生活中的朋友區隔開來。

表五：交友與通訊軟體列表

順位	編號	曾使用過的交友軟體	聯絡網友用的即時通訊軟體
1	受訪者 A	Wootalk、Tinder、Liveany	Line
2	受訪者 B	Wootalk、Beetalk、Tinder	Line
3	受訪者 C	Wootalk、Lespark	Line
4	受訪者 D	Wootalk、Beetalk、Cheers、Skout、Tinder、Meetme、Rooit、Twoo	Line、微信、Skype、Facebook

5	受訪者 E	Wootalk	Line
6	受訪者 F	Wootalk 、 Beetalk 、 Goodnight 、 Tinder	Skype 、 Line 、 Facebook
7	受訪者 G	Wootalk 、 Beetalk	從未與網友保持聯絡
8	受訪者 H	Wootalk 、 拍拖 、 Skout	Line 、 Facebook 、 Instagram
9	受訪者 I	Wootalk 、 Goodnight 、 iPair 、 緣圈	微信 、 Line 、 Facebook
10	受訪者 J	Wootalk 、 Goodnigh 、 Skout 、 Beetalk 、 Tinder 、 iPair 、 緣圈 、 漸 漸 、 遇見 、 默默	Line 、 Skype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1. 「加 Line 還是不加？」這是個問題

通常要 Line 就是想看長相，最後再聊點事情。（受訪者 C）

和網友相談過後，主動要求對方給與自己 Line 的 ID 是一個常見的作法。

Wootalk 程式本身僅有一個隨機的聊天室，當有人離開聊天室之後便難以再次聯繫到對方。人們若是想要以一個穩定的身分持續聯繫，就必須向對方要求其他的聯絡方式，例如 Line 、 Wechat 等通訊軟體。「要 Line 」彷彿成為一個虛擬交友軟體上的社會儀式，受訪者們均表示自己曾有被要 Line 、或者主動留 Line 紿對方的經驗，儘管彼此未來也極少有聯繫，但仍然會禮貌性的詢問對方留資料的意願。例如「要 Line 」社會意義在於，一方面是為了能夠繼續聯繫彼此，另一方面也藉由瀏覽對方 Line 的個人檔案，得知更多社會線索——包括長相、年齡、真實性別等。H 指出：「Wootalk 裡的匿名性有點太高了。因為你也不知道她是誰，他今天說他是男，也未必是男，你連性別都不能確認了，到 Line 的話雖然也可以騙人，但是 Line 跟 Wootalk 的話，Line 比較相對可以知道這人是真的存在的。」

我們沒有要 Line ，有一次他曾經說要不要乾脆換 Line ，以前我也有加過（別人），我以前就想說好哇，反正也聊的蠻不錯的，但加了以後常常就都沒有下文（受訪者 B）。

通常一個月內都還是會聊天的，有些到半年之後我們還是有聊，只是偶爾聊一下。譬如說我們都有抽菸，我們就會討論哪個牌子的新出的煙好抽之類。但就不會再約出來，就只是網友。(受訪者 C)

通常都會失聯，通常只要有一方交到男女朋友之後就會失聯了。可能是我也可能對方，不一定。(受訪者 A)

就像 A 所言，得到對方的 Line ID 以後並不代表就能順利地和對方進入親密關係。許多受訪者都表示，加了 Line 之後和對方的聊天仍然是忽近忽遠，或者是聊天的次數仍然會減少。原因可能是生活忙碌、對方交了新的男女朋友、又或者是對方長相與興趣並不如預期，而漸漸疏遠。面對交友軟體後續常常莫名斷了聯繫這樣不穩定的網路交友關係，H 認為，這畢竟都是「緣分」，總是難以強求：

我覺得那個政大男生（網友）講得不錯，很多緣分不一定要繼續。也沒辦法保證說，上到 Line 的話你們能繼續多久。很多都沒有繼續聯絡。你的其他受訪者應該也會提到這個。

除了難以維持聯繫之外，利用 Line 來聯絡也會產生其他的困擾。B 便曾提到這樣的困擾。一旦開始加網友到 Line 的介面之後，便很容易產生朋友名單混淆的情況。B 認為，將真實生活的朋友與網友的名單放在一起，可能讓她自己搞不清誰是誰，也會讓並不熟悉的網友得知自己的私人近況，也有將性隱私外洩的可能。

這樣你的 Line 以後就都是一些你根本不認識的人，這樣很像占名額又

沒有實際交友行為，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子。我們都聊這麼多私密的事情了，那如果讓你有我跟我朋友的聯絡方式，放在一起，那我就會覺得，怕有什麼不好的情況發生。(B)

H 也有類似的策略。她傾向定期刪除沒繼續聊天的網友們，來維持 Line 上的朋友名單，以鞏固她自己的雙重生活穩定程度。她說：「我通常不透露自己的帳號。但之後也沒有再聊。雖然我們加 Line，但應該後來就是我刪掉他吧？我常常一忙就不會想看什麼東西。但男生就是會有得到一些暗示，覺得這女生都不回你大概就沒有...後來我就刪掉了。封鎖掉了。」

## 2. 要 Wechat、Skype 帳號

從前面的引述來看，Line 的朋友名單混淆，似乎是許多位受訪者都面臨到的困擾。為了應對通訊軟體情境崩解的狀況，也有些受訪者會採取更特殊的方式來管理網友名單——直接裝載一個全新的交友軟體，來專門放置網友的聯絡名單。F 使用的通訊軟體是 Skype，用來與一位從 Wootalk 上認識的女性網友視訊；而 I 則提到，曾有網友建議自己可以安裝 Wechat（微信）來管理網友名單，不過試了一次之後，她認為使用 Wechat 更麻煩，而相對來說自己的 Line 本身的朋友名單就很少，即使多加幾個網友也不會搞混，所以還是會把網友名單放到 Line 中與少數的真實朋友並列在一起。

### (1) F 的故事：「如果是 Line，萬一留下聊天紀錄」

其實我找的對象就是比較隨便亂找，就是高中生。就是平日，是個女生，應該是午休吧（中略）。那次是視訊，她主動跟我要 Skype。一個大四的女生。(F)

我比較重隱私，如果是 Line，萬一留下一些聊天紀錄，因為大家都在用 Line，如果她突然傳訊息來，你的手機突然叮咚，那大家可能就會問你她是誰，比較麻煩，用 Skype 比較隱私。要視訊的時候才會看，不要的話你們也不會在上面聊天。(F)

F 說明，他認為自己曾經使用的交友軟體非常多，包括「Wootalk、Beetalk、Goodnight、Tinder」等。不過從 F 的自述中，可以發現他對於自己進一步聯絡的網友名單，有一個明確的分類方式，就是「Skype」與「Line」。他說：「只要要視訊我就通通丟 SK，要聊天的就是 Line，如果聊天我就用 Line，但如果你想要視訊，我們就會加 Skype。」第一位被 F 加入 Skype 聯絡人的對象是一名女性，並且 F 認為，之所以會加到 Skype 是因為「用 Skype 比較隱私」，也不會像 Line 一樣，依照使用者設定而有突如其來的訊息跳出，比較不尷尬。也因此被歸類到 Skype 的網友名單，在 F 的分類裡是情慾的對象，而非交往對象，F 說明後來兩人雖然互換臉書，卻也未再連絡。

一開始我們是在 Wootalk 嘛，就問些身高體重，她問我要不要加 Skype，我們就視訊。一開始沒有直接聊到性，就是後來比較深，興趣在幹嘛，有幾個男朋友，(中略)她應該是喜歡上我了。每天晚上都想跟我視訊然後就唱歌。聊一聊就問我有沒有做過怎樣的事情嗎？就比較深入一點了。(中略)然後她說要不要視訊給我看。她就脫光。就做一些妳知道那種 sex 的事情。後來她也有叫我去找她，但我沒有去找她。太遠了。後來我們也沒有在一起。因為她住很遠，台中，我們也不可能變男女朋友。我們有換臉書。後來就沒有了。(F)

## (2) I 的故事：Wechat 與 Line 的差別

他就問我說，你有沒有 Wechat (微信) 啊？我也想說，剛開始玩的對象也不要加到 Line 好了，我想說既然他說 Wechat，我也辦一個好了。但後來不想跟這人聯絡了，我也就把這個帳號刪掉。

**研究者：那對方叫你加 Wechat 是為什麼？**

I：我覺得那可能就是他專門用來網路交友的帳號吧？我猜的。

**研究者：所以這個人會把網路交友的人跟你現實生活中的人分開來？**

我不太確定，但我自己是會啦。

不同於高夫曼的是，這種線上與線下的雙重生活，終會傾向合一。當他們與網友們越聊越深入、或者變成戀愛對象後，會想要將對方加到更接近真實生活的社群軟體裡，例如 Facebook 或甚至 Instagram。與此同時，隨著個人的感情狀態改變，處在不熟端的聯絡人們，會跟著這些通訊軟體漸漸被停用或刪除 (D、H)。下一節將會討論到這種狀況。

## 第二節 轉移陣地：從 Wootalk 到 Line 的距離

我還有想到一個男生，我跟他緣分又更深了一點（中略）一開始我們都很普，正常聊天，後來聊到色的時候，我發現他跟其他男生不一樣，不會一直主動跟我講色的事情。我那時候就想，哇這個男生也太正常了吧。然後可能很聊得來吧。就有那種你知道，他有給我他的 Line，我們就有加到那裏。他是我這麼多奇怪詭異的豔遇當中，唯一有加臉書跟 IG 的。（受訪者 H，24 歲，女性）

我本來現實生活交友的主戰場就是在 FB，然後 Line 的話，好像是因為家人說想要加我的 Line，我才去辦的。所以我想說既然 Line 沒什麼

用的話，網路交友的就都加 Line。也有網友後來有加到 FB，但那都是非常非常少數而已。大概三個到四個左右而已。(受訪者 I，25 歲，女性)

H 及 I 的回答都可以顯示，使用者們後續和網友聯絡所使用的不同通訊軟體，確實各自帶有不同程度的親疏意義。不過，當中具體的差異在哪裡呢？

**研究者：是更親密的人嗎？**

I：一個是我那天喝醉了我就給他 FB。一個是因為我在這任之前有另外一任，那任是 Goodnight 認識的，也有加 FB，還有一個是喔對也是 goodnight 認識的，所以那四個人裡面，一個是喝醉加的，一個是我現在男朋友，兩個是 goodnight 認識的。這樣子。這兩個也都是有超過朋友的情況。

**研究者：所以就是有個親疏之別？**

I：對。

**研究者：最親密的是在 Facebook、然後是 Line？**

I：對，因為一個是現任男朋友、一個是前任男朋友、一個是有點要男朋友不男朋友的，有點難定義啦。

I 認為在所有通訊軟體中，她認為最隱私的是 Facebook，其次是 Line，而 Wechat 則是一開始不想被發現真實身分時使用的，後來也因為網友的持續騷擾而將該帳號刪除，她的交友鍊由疏到親，呈現著「Wechat<Line<Facebook」的樣貌。受訪者 D 也有類似看法。

微信=sk<Line<臉書。最一般的是加 Line。沒有聊色、沒有要交往目的

的、單純認識朋友，最像身邊認識的單純朋友加臉書。微信、SK 是我覺得不想讓他們認識我、查到我是誰，但這兩個軟體我很少用。主要是 Line 和臉書我有區別。除了臉書，其他三個我都幾乎不用真名、本人照，只用英文名。(受訪者 D, 25 歲，女性)

D 似乎有一套明確的親疏分類標準。在最外圍的陌生人圈子，會用 Wechat 與 Skype 管理名單，加入這些網友的目的往往是為了維持一次性的關係，也「不想讓他們認識我、查到我是誰」；其次，普通的朋友關係是放在 Line 的朋友名單中，最親密的關係則是臉書，因為「除了臉書，其他三個我都幾乎不用真名、本人照」。J 的使用經驗則是使用 Line 為優先，若對方沒有，或不願意給予再索取其他種通訊軟體。

我想說對方通常都是台灣人，所以都用 Line，除非對方沒有 Line 但聊得還不錯，才會問問看其他的。也通常不是微信，常常都是 Skype，就看對方願意留什麼嗎。說我會不會特別開一個哦？我是沒有，後來都懶得做這件事情了。(受訪者 J, 27 歲，男性)

若依照這些受訪者們所提供的資料，依照網友的親疏程度差異，以及相對應使用的交友通訊軟體，可以畫出如下圖所示的垂直關係圖來表示此種關係。

圖五：交友／通訊／社交軟體的親疏關係



在「陌生」端放的是交友軟體，以 Wootalk 作為代表。他們從交友軟體中結識陌生網友，而若是聊得來，並有意願繼續聯絡，則會視個人使用情況，將網友加入 Wechat 或是 Skype 中，而願意加入 Line 的受訪者也有，例如 D 與 I。不過 D 認為，自己是因為「幾乎不用真名、本人照，只用英文名」而可以安心加入網友而不洩漏個人資料；I 則是因為，她認為自己的 Line 本來就只是用來跟家人連絡，「既然 Line 沒什麼用的話，網路交友的就都加 Line」，也不至於產生交友名單混淆的情況。而當與對象越來越親密後，則會逐漸前往最上端的 Facebook 與 Instagram。並且與此同時，最下端的交友軟體則會逐漸被刪除，也自原本的雙重生活逐漸邁向合一。

### 第三節 剪除修改：手機裡的障眼法

#### (一) 不安裝軟體

我完全沒有用過 APP。因為我就是覺得無聊排遣才上去聊，如果為了它要下載一個軟體，我覺得太正式、太把它當一回事了。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我在規範自己，也有可能只是想提醒自己，這是個可有可無的東西，不要特別把它裝進來。(受訪者 B，女性)

B 在本研究的受訪者群中，是唯一一個直接選擇不安裝交友軟體在電腦裡的例子。B 的回答顯示了她對於安裝交友軟體的不安與自責。她認為，如果安裝在手機裡，好像「太把它當一回事了。」交友軟體所乘載的符號意義，遠遠超過「交友」，而更多附載了「很渴望戀愛」、「渴望性」，甚至是「感情不忠」、「女性情慾」等時常受到汙名化的性舉止 (sexual behavior)。並且 B 的後續回答透露出，她自己也意識到這種「不下載」的行為，背後可能是某種汙名管理的策略。這樣的自責心態，在 H 身上同樣也可以見到。H 在接受訪談時已有穩定交往的對象。因此她回憶起自己在那段剛失戀、為了排遣寂寞而頻繁使用 Wootalk 的時期，話語中時常帶著貶抑與自責。

我現在有點想不透的是，我那時候一直做這種事情，就是拼命上 Wootalk 的這件事情是不是有點成癮了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點，我不知道我幹嘛那麼認真用，好像是什麼非得要做的事情一樣。(受訪者 H，女性)

H 質疑，自己之所以一直忍不住用交友軟體，可能是「成癮」的緣故。而最後 B 說的：「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我在規範自己，也有可能只是想提醒自己，這是個可有可無的東西，不要特別把它裝進來。」她們會試著將交友軟體上的際遇，視為不太重要的事物，藉此「提醒」自己人生中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得做。

本研究認為，一方面這與前述提到的「好性」與「壞性」之間的分際息息相關，不過另一方面，這種對於依賴科技物所產生的焦慮不安，也和技術悲觀主義 (Technological Pessimism) 有關，其指一種採取悲觀消極的觀點看待科技物的態度，認為過度沉迷於科技物終將會替人們帶來危害，必須適度和其保持距離。正如訪談中的 B 與 H 都相信，自己使用交友軟體的經歷是不好的，「過度依賴」交友軟體，將會為自己帶來不太好的影響，因此必須要時時刻刻叮嚀自己，不能夠

太過沉迷在交友軟體中。而若是過度使用，則會感到相當自責，認為自己的自制力不足，才會想要持續地和陌生人聊天。因此 B 的選擇是，並不安裝交友軟體在手機內，而是有空的時候，才使用電腦網頁開啟 Wootalk 的聊天室。

## （二）刪除軟體

除了選擇不安裝手機板 Wootalk 外，定期刪除交友軟體也是一個規避手機介面帶來的汙名的方式。之所以會想刪除交友軟體，研究歸納出幾個原因，其一是因為交友軟體「觀感不好」，其二是在有了伴侶之後，「想讓伴侶安心」，第三個則和前一點相同，是出於對於交友軟體抱持著「害怕成癮」的心情，認為自己不應該過於依賴交友軟體。

### （1）觀感不好

我幾乎是用完就刪，因為覺得社會觀感不好。就是有時候我用完，就刪掉。就是聊完之後，對象離開，沒再用了，就立刻刪掉。反正下載那個很快。（中略）我習慣不用就刪，任何資料都是。交友軟體、所有程式都是這樣。但是這個會刪的特別勤，因為觀感不好，走在路上也怕人家看到。（受訪者 E，25 歲，男性）

定期刪除是相當常見的作法。E 認為因為社會觀感不好，害怕被其他人看到自己的手機桌面，因此必須盡早刪掉。或者直接在不使用的時候就刪除，也同 E 所說的，甚至「刪的特別勤」。

### （2）害怕成癮

也是怕自己手賤點進去，刪掉就連點進去的機會都沒有。（受訪者 F，25 歲，男性）

因為妳一留在手機裡，妳手賤就會想去打開。對，而且老實說，他們（交友軟體上的網友）不是還是會傳訊息嗎，所以妳也會去接到那些訊息，其實也是蠻煩人的。（受訪者 I，25 歲，女性）

近似於前面 H 在「不安裝軟體」提到的技術悲觀主義觀點，人們對於科技過度依賴，所產生的恐懼與焦慮感也同樣體現在 F 與 I 兩位受訪者的回答裡。他們認為，若是交友軟體繼續裝在手機裡，將會使他們「手賤」，一沒事就會想要上線找人聊天，難以控制自己。

### （3）讓伴侶安心

妳說都刪掉是為什麼嗎？可能是因為想讓男朋友安心吧，另外也是覺得說就沒有那個必要了（中略）那萬一你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訊息跳出來，他問說這是誰啊。就算你自己沒在用了，你很難保證說，萬一有人跟你 say hi 或是留個 message 之類的。（受訪者 I）

會會會。如果交女朋友我就會刪掉。因為第一個是，如果被女友發現感覺觀感不太好，第二個是覺得，反正也主要就是比較尊重女朋友、這段感情這樣。（受訪者 J）

受訪者 I 與 J 都同樣認為為了讓伴侶安心，刪除交友軟體是必要的，I 指出，自己使用交友軟體的目的就是為了得到伴侶，因此當有男朋友之後就「沒有必要了」，並且要是繼續留著軟體，則可能有被懷疑劈腿的嫌疑。

### （三）隱藏軟體

像你說的。在外使用會很不好意思，所以我把一些名稱改掉、圖示改

掉、介面改掉，讓別人看不出這是這個軟體。它本來是粉紅色的螢幕，我把它改成 Line 的樣子。不錯用啊。就看起來跟 Line 一模一樣。(受訪者 E)

那個叫什麼，我忘記了<sup>6</sup>。有一些手機自己的功能就有，像我知道，華碩的都可以。就只是更換圖像而已。(受訪者 E)

除了前述的「不安裝」以及「定期刪除軟體」之外，E 曾經作為電腦系統工程師，懂得如何撰寫、修改簡單的程式。也因此他指出另一種隱藏交友軟體而不被他人發現的例子——透過裝載、修改簡單的 app 程式碼，讓手機中的 icon 得以被其他圖示替換。Wootalk 的粉紅色圖示，被 E 修改成 Line 的綠色圖示，使得即使他人看到 E 的手機螢幕，也不會發現 E 使用了 Wootalk，而是以為不過是一般的通訊軟體。

由此可見，在不同的使用者情境與脈絡中，雖然同樣是為了對抗、規避掉交友軟體所帶來的汙名，不過使用者們在回應結構的過程中，往往參雜了個人的使用經驗作為協商的資本。相對於不安裝、刪除，I 也因其個人擁有較高的科技資本，能夠更深入了解交友軟體的運作原理並與之協商。

#### 第四節 劃分空間：無所不在的空間游擊戰

在第四章第三節中，已經簡單回顧受訪者的使用時間與地點，大致區分出「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兩個領域。不過，研究也發現受訪者們在使用交友軟體時，會對於所處的空間特別敏銳。他們意識到空間中的拒性規範，並發展出各自的策略來使用交友軟體。

首先，當代的空間劃分已經很難以明確的公共／私人概念來區分。回顧受訪

<sup>6</sup> 按：經過研究者查詢，包括 Icon Changer free、Desktop VisualizeR 等 app，都提供使用者能夠任意修改手機 app 圖示的服務。

者的背景，可以發現的是，有好幾位都是住在家裡或寢室，連臥室都必須與兄弟姊妹、或者室友分享。例如受訪者 F 所言，他必須與哥哥共用臥室，所以能夠和女生聊天的時間，就至少必須是哥哥不在家的時間。一旦熟悉日常生活中的規律，例如哥哥出門、不在家的時間，就能夠找到縫隙使用交友軟體。從此處可以發現，儘管臥室被視為是最私密的、能夠獨處的時光，但依舊會視家庭模式、家庭成員的關係而改變，並非完全屬於私人獨享的空間，而是依照日常生活節奏而安排出一套暫時性的空間秩序。

我跟我哥睡，所以有時候他會在家，我就覺得麻煩，因為我其實會跟別人視訊，比如跟女生聊天。我哥在旁邊就不可能。（受訪者 F，男性）

當身處私人空間既已如此，公共空間更如是。在大眾運輸工具、辦公室、圖書館、咖啡廳這些都市的公共空間中，雖然往往都提供獨立座位或個人空間，但是因為公共空間中的秩序是開放的，許多人可以自由流動進出，而手機的螢幕同樣也是對外敞開。因此使用者要顧及的也是從四面八方投來的視線。所以他們在打開交友軟體的時候，仍然會特別注意公共空間中的氛圍是否「適合」進行這項比較私密的社交行為。

你上班不上班，還滑手機，本來就已經沒有了，那還又一個不小心你手機掉到地上，別人幫你撿起來看，那不是很可怕嗎？（受訪者 B，女性）

受訪者 B 說明，自己非常擔心，如果在辦公室裡開交友軟體，有被其他人看到手機介面的機會。因此絕對會避免打開軟體。而受訪者 G 則是雖然會在咖啡廳打開交友軟體，但會確保自己總是坐在「二樓的角落」，因為唸書一旦累了，

就可以無需顧忌他人目光，直接打開交友軟體找陌生人聊天。

我家附近的星巴克，我永遠都坐在二樓角落的位置。念書無聊就會聊，聊色也會。(受訪者 G，女性)

從這些訪談中，可以推論出第二點。雖然公共／私人空間中的界線已變得模糊，不過受訪者們仍然會從這些地方的日常規律、空間死角、以及和其他人共享的空間默契，來做為劃分哪裡可以玩交友軟體、哪裡則必須要避開的空間規範之一。這樣遊走於空間秩序的縫隙內外，就像是交友軟體使用者在隨時隨地所進行的空間游擊戰，歸納出沒人在房間的時間、或是找到無人窺伺的角落，替自己爭取更多的隱私空間，儼然成為一種透過管理自己所處的空間，隱藏交友軟體汙名身分的策略。

## 第五節 小結：蒙混通關作為論述

統整前幾節，本研究認為，除了交友軟體、社群網站的形象之外，管理怎麼使用「手機」本身，也應該被視為一種汙名管理的方式。本章整理了幾種透過物質——也就是行動裝置——來進行介面管理的方式。包括「分門別類」、「轉移陣地」、「刪除隱藏」以及「劃分空間」。Goffman 說，在某些時候可貶者會藉由「隱藏汙名符號」，或者是佯裝自己擁有的是汙名程度較弱的符號，來避免自己受到社會責罰。於本章中，無論是嚴格管理網友名單、反覆刪除與裝載、更換交友軟體的圖示、又或者是劃分所處空間……這些層層相扣的、試圖隱藏交友軟體的使用足跡，均為試圖隱藏或者弱化汙名符號的體現。

前述提到印象管理的概念能夠解釋這樣的現象。不過這樣的介面管理方式，在觀看與被觀看的想像裡，亦無形地強化了人們在手機載具中的自我規訓的程度。人們依據想像觀眾的視角如家人、朋友、男女朋友等人會觀看自己的手機，因此自我監控、減少手機中的交友線索，包括（一）手機桌布上的軟體有哪些、（二）通訊軟體中的朋友名單有哪些。

受訪者們一方面透過汙名管理的策略，來區分好性與壞性。將壞性汙名化並歌頌好的性，來達到穩定自我舞台的目的。另一方面卻又在技術悲觀主義的觀念下，對於科技物既依賴又恐懼，使得他們在網路的親密關係受到比現實生活更大的阻礙。這顯示了，人們時常感受到這種二元對立的落空，並試圖透過將「非正常」的關係正常化，來達到蒙混通關的消解。



## 第七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處理交友軟體汙名的兩個層次：使用者對交友軟體的汙名身分認知，以及他們如何進行汙名管理。

#### 一、交友軟體汙名：階層化的性與性別汙名

訪談中可以發現受訪者對於何謂「使用交友軟體」所帶來的汙名，其實有著不同面向的認知。社會藉由種種治理手段來規範邊界，實施無形的性控制(Rubin, 1984)。而結構中的個人即使沒有真的牴觸性規範的邊界，但仍然會透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監視，構想出應得的想像懲罰，間接地感受到社會控制。本研究發現的交友軟體性汙名規範包含了兩個面向，彼此交織出交友軟體使用者的雙重「可貶者」身分。

第一個面向是「性的汙名」。對性汙名的恐懼非常普遍地在受訪者描述自己對他人揭露的經驗裡。由於當代的親密關係倫理強調一對一關係、性愛合一等忠誠、專注等性道德規範以作為「好」、「合法」的準則。手機交友軟體具有移動性、匿名性、共在等符擔特質，進一步形塑出交友軟體與電腦上的交友網站不盡相同的使用文化(Blackwell, C., Birnholtz, J., & Abbott, C. 2015；Ranzini, G., & Lutz, C., 2017)。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交友軟體作為一種交友平台，在媒體再現與大眾輿論中，常常與感情不忠、陌生人性行為等負面的性實踐加以連結，進而牴觸了Rubin的性階層理論中，社會價值對於「單偶」以及「關係內性行為」的道德底線。

第二個面向則是「性別化的汙名」。有別於 Rubin 僅從性的角度分析，事實上從受訪者回答也可以發現，交友軟體汙名從來不只是性的，更是高度性別化的。社會中的性別腳本(gender script)無處不在，對於生理男性／女性的社會期望也有所不同，因而，儘管雙方同樣面對的是當代親密關係倫理，但女性則相較於男性在性自主上往往受到更多社會約束。主動出擊、使用交友軟體大量認識異性，

或是和陌生人聊色、約會，時常被認為是違反了「被動」、「順從」、「貞潔」等陰性氣質。因此，儘管女性在交友軟體上看似佔有交友優勢，不過幾位女性受訪者也表示，自己使用交友軟體的汙名經驗若公開，往往會遭受更龐大的社會懲罰。例如被周遭的同學詢問「是不是很缺」、「為什麼要這麼做」等。這樣的羞辱使得她們常認為，若是公開曾經使用交友軟體的身分，恐怕會更難以進入穩定的親密關係，無形中也鞏固了女性受訪者不願對他人承認自己曾經使用交友軟體的狀況，成為一種自我規訓。

許多受訪者發展出回應策略來管理這種性與性別交織的汙名身分。研究認為，交友軟體使用者這種身分借 Goffman 的話來說，屬於能夠暫時隱藏身分的「可貶者」(discreditable)，這樣的可隱藏身分在管理上也有更多能實踐的策略。本研究接著整理出三種交友軟體使用者常見的策略，包括「論述管理」、「介面管理」以及「空間管理」。

## 二、論述管理策略：「安全」與「遊戲」的劃分策略

在「安全」論述方面，可細分成「性的安全論述」、「健康的安全論述」，以及「隱私的安全論述」三個子類別。「性」的安全論述強調受訪者在「性」方面的謹慎與道德正當，即使交友聊天，也不會輕易地與他人發生性接觸。而「疾病」的安全論述則通常主張若和陌生人發生性行為，很有可能增加感染性傳染病的風險。「隱私」的安全論述則是主張若隨意與網友過從甚密，當中的對話與照片等資料，則將會有洩露的風險，使自己的真實生活受到影響，產生情境崩解的負面效果。這三種顧慮使得受訪者們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安全」，並將這種安全的維護是為個人的責任，一旦達到這樣的責任，便可以有限度地行使展露情慾的自由。

在「遊戲」的論述方面，受訪者時常會將交友軟體描述成「只是好玩」、「打發時間」、「無聊」的遊戲。透過利用遊戲的比喻如將要對方的聯絡方式視作「獎品」、「通關」；聊天技巧則視為「遊戲攻略」，來強調作為「玩家」的自己並沒有認真。間接地解釋了自己並沒有過度沉迷、耽溺於交友軟體之中，以避免自己也

被歸類於受汙名的交友軟體使用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安全」或者是「遊戲」的論述策略，其實都是試圖將交友軟體與「壞的性」劃分開來的一種劃界行為。

### 三、介面管理與空間管理策略

人們在交友軟體上揭露自己的慾望，不過與此同時卻又有系統性的對周遭人士進行隱瞞，過往研究通常較關注在他們如何利用科技物本身所提供的符擔性來進行印象管理（Ellison, Heino & Gibbs, 2006）。不過，除了展示好的一面作為印象管理，管理壞的一面，也就是試圖隱藏汙名符號則較少有研究談及。本研究在第六章中，歸納出「介面管理」與「空間管理」兩個面向。

在介面管理中，「分門別類」指的是定期整理網友名單的現象。人們透過不同軟體或名單設定，來管理網友與真實生活朋友的界線。若太久未跟網友聯絡，則會清理好友名單，以避免自己混淆朋友的親疏差異，導致情境崩解的負面效果。「轉移陣地」則指受訪者在交友軟體上認識的對象，有個從疏到親的線性的軟體轉移過程。彼此陌生的人們在最疏離的「交友軟體」上認識，熟悉之後會加入到「通訊軟體」如 Wechat、Skype 或者 Line 上，而當更進一步熟識，則會考慮往更親密的社群網站如 Facebook、Instagram 上加入。「刪除修改」則指將交友軟體的軟體介面隱藏、定期刪除。以避免手機的圖示列表、訊息通知暴露他們的交友軟體使用經驗。在空間管理中，則包括歸納空間的時間秩序、以及找出無人的角落，作為受訪者用來隱藏汙名身分的方式。

### 四、隱私焦慮與技術悲觀主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交友軟體汙名的可貶者身分之所以形成，包含了兩個成分，第一是來自性與性別的汙名。第二則是來自科技的汙名。性與性別的汙名在前面已提過，而第二點即所謂「技術悲觀主義」( technological pessimism )，指人們對於科技造成的潛在風險產生恐懼。在訪談過程中，常可以發現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網路交友行為，「遲早」會因為科技的發展而洩露，例如

私人對話、照片、語音，而替「真實世界中」的自己招致汙名。這樣的隱私焦慮，正是透過對科技風險的不信任感，體認且表現出性階層對於好性與壞性的層層劃分，兩者共同建構出交友軟體的汙名恐懼。也因此，這些受訪者如何管理他們在交友軟體內外的汙名形象，也成為一種新的身分管理政治。

## 五、結論與研究貢獻

最後若與 Rubin 以及 Goffman 的觀點互相對話，可以再提出兩大點主要的研究貢獻。

### （一）對 Rubin 性階層概念的補充：性與性別的汙名

從本研究可以發現，Rubin 的性階層理論認為社會訂定了性慾特質 (sexuality) 的道德邊界，並且，構成這種邊界的因素不只是性的實踐，當然也包括了性別的社會建構所產生的差異。對於某些性別群體來說，做出某些事情可能比其他群體更難以被社會接受。例如，研究便發現幾名異性戀女性受訪者，比起異性戀男性更焦慮於自己被發現是交友軟體使用者，因為她們認為，自己會受到比男性更多的監控，並且遭受蕩婦羞辱，作為一種處罰。因此也容易對自己有更嚴格的道德要求，間接進行自我規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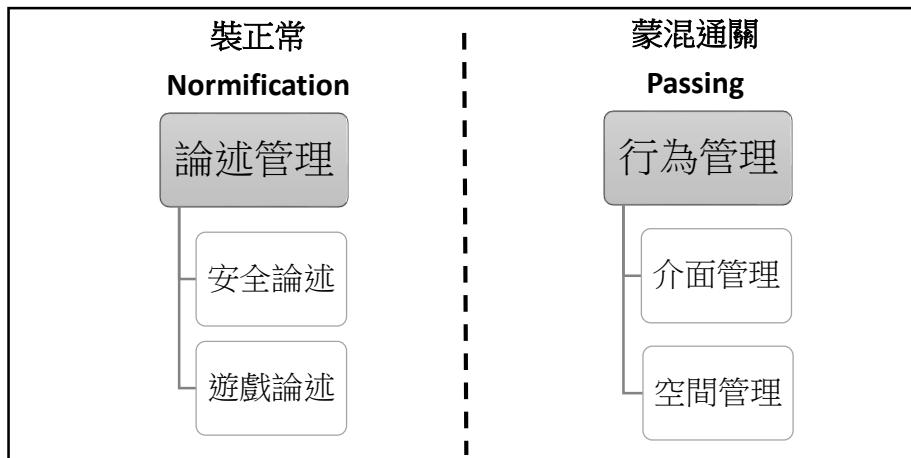
### （二）對 Goffman 的裝正常與蒙混通關的補充

本研究發現交友軟體的使用者們採取的汙名管理策略，主要以「裝正常」和「蒙混通關」兩種概念作為主要軸心。兩者並未完全相斥，而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見下方概念圖所示。

#### 1. 裝正常的兩種論述策略：劃分與抽離

被主流價值排除在外的個體，往往會採取一些漂浮技巧 (drift techniques) 使自己得以遊走於合法與非法之間 (Sykes and Matza, 1957)。Goffman 所言「裝正常」正是如此，在對外談論這個經驗的過程中，人們採取了哪一些說法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並說服他人，自己與「普通人」並無二致。這種論述過程也間接地顯示社會的道德規範為何。

圖六：汙名管理策略概念圖



第五章整理出「安全」與「遊戲」的兩大論述策略，都涉及了在「性」裡面到底「什麼是正常？邊界如何劃分？」的問題。儘管使用交友軟體是不好的，但仍有一些規避的方法能維持自己的正當性，也就是宣示安全論述：「維護自身安全」、以及宣稱自己「沒有認真」的遊戲論述。在這樣的論述前提之下，對於網路上的情慾保持適度的幻想（fantacy）是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空間。但若是認真想實踐則恐會抵觸性的道德。

本研究將 Goffman 的裝正常概念進行操作化，並將裝正常的論述策略再進行細分。例如在本研究中，「安全」的論述策略是「劃分」，將安全的性與危險的性分開，並主張自己屬於「安全」的類型；而「遊戲」的論述策略則是「抽離」，採取這類型論述的受訪者們，直接將交友軟體上的性邀約比喻成「玩遊戲」或「寫小說」，藉以鬆綁了它彷彿原本便與性連結的原罪，變成似乎只是一種線上電玩，直接與性的道德爭議脫鉤，變成一種輕鬆娛樂的消遣。

## 2. 蒙混通關的兩種面向：物質與空間

而比 Goffman 原本所提到的蒙混通關概念所更多的是，本研究則進一步指出，在交友軟體使用者的雙重生活展演裡，事實上有兩個層次：包括科技物質的層次、以及空間物質的層次。和 Goffman 不同的地方是，他只提及所處空間的差異，諸如跑到其他城市、或隱身入其他團體中。不過，在當代的都市日常生活經

驗裡，即使「同樣地點」、但在「不同時間」、「不同科技介面」的使用情境下，仍能夠創造出互不牴觸的雙重生活。

最後，他在書中反覆強調，「汙名應是種關係，而非一種屬性。」因此，本研究將研究關懷放在交友軟體使用者受汙名身分者的「管理策略」，而非「誰具汙名身分」而「誰沒有」的道德界線。因為研究也發現，在許多時候汙名的身分是變動的，必須視受汙名者與正常者所處的情境而定。換句話說，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受汙名者。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 一、受訪者背景相似

由於進行時間、金錢有限，本研究採取滾雪球方式進行抽樣，從身邊的親朋好友開始往外徵求受訪者，因此在年齡、學經歷、所在地等人口特徵中，都有相似的現象。本文在此也希望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不同年齡、居住地、學經歷等族群進行進一步的篩選。或者至社群網站、批踢踢或 Dcard 等線上公共論壇徵求受訪者，以期得到更豐富多元的訪談資料。

另外，或許因為研究者性別為生理女性，因此在徵求受訪者的過程中，曾遇到 2 次 Wootalk 聊天經驗的異性戀男性拒絕受訪的經驗。研究者認為或許是因為男性受訪者面對女性研究者進行情慾研究，可能會顯得更加不自在，因此即使 Wootalk 使用基數以男性居多，但本研究仍然僅得到 4 位願意接受深度訪談的男性。也建議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能針對異性戀男性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採到不同面向的資料或能進行更深入的對話，補本研究之不足。

### 二、受訪者揭露

情慾研究及其倫理現今已累積不少學術討論。情慾研究在資料收集過程中，時常會遇到受訪者不願揭露、以及研究者自身的田野位置引起的爭議 (Kendall, L., 2009)。本研究在進行訪談時也發現，當問題觸及網路情慾的經驗時，不少受

訪者在敘述過程中會避重就輕的回答，或者可能在不同時間點的訪談中，會給出不同的答案。在此則必須進一步追問；或者直到第二次、第三次補訪的過程中，逐漸取得受訪者信任，才能獲得更細節的回應。未來研究者能以多次深訪進行研究、取得聊天室內的資料、或採取受訪者的日記法輔佐，以期得到更多細節資料。

### 三、僅以 Wootalk 作為個案

由於研究人力有限，研究僅選取一種交友軟體 Wootalk 作為研究對象。不過交友軟體平台各自有其不同符擔性、地域性以及使用客群，因此在使用策略的描繪上或許未盡完善。並且交友軟體汰換速度快，在此亦建議未來研究者能夠以其他交友軟體作為研究範圍，且加入更大的時間脈絡進行分析。



## 附錄

### 一、 基本資料

1. 你的年齡為何？
2. 你的職業為何？
3. 你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傾向分別為？

### 二、 對 Wootalk 的基本認識

1. 從何處得知 Wootalk 這個應用程式呢？
2. 什麼時候開始使用的？
3. 使用 Wootalk 大致維持多久時間？是否中途有刪除或停用呢？
4. 第一次使用 Wootalk 進行聊色的契機是什麼？

### 三、 色情聊天使用樣貌

1. 通常在什麼地點進行？為什麼？
2. 在這些地方中，通常會在何時聊色？為什麼？
3. 使用的時間如果以一周、一天為循環，通常是那些時間？
4. 在這些地方，曾因為什麼事情而中斷聊色嗎？

### 四、 發展出怎樣的策略來回應？

1. 聊色過程曾使用那些功能（如打字、拍照、修圖）？為何使用？
2. 分別使用過電腦版與手機版聊嗎？兩者經驗有什麼差別？
3. 曾經在什麼讓你覺得「危險」的地方聊色過嗎？為什麼？你用時麼方式避免被他人注意到？
4. 告訴過別人嗎？怎樣的人？不會告訴怎樣的人？
5. 家人知道嗎？現在的伴侶知道嗎？為什麼讓/不讓他們知道？
6. 你怎麼跟別人描述這件事情？
7. 有認識到會繼續聊天的對象嗎？怎麼繼續？
8. 曾使用那些通訊軟體來管理名單？

## 參考資料

### 書籍資料

- Abraham, F. D. (2007). Cyborgs, cyberspace, cybersexuality: The evolution of everyday creativity. *Everyday creativity and new views of human nature*, 241-259.
- Berlant, L., & Warner, M. (1998). Sex in public. *Critical inquiry*, 24(2), 547-566.
- Blackwell, C., Birnholtz, J., & Abbott, C. (2015). *Seeing and being seen: Co-situation and impression formation using Grindr, a location-aware gay dating app*. New media & society, 17(7), 1117-1136.
- Bull, M. (2004). Mobile spaces of sound in the city. *Mediaspace: Place, 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275.
- Choy, C. H. Y. (2017). *Smartphone apps as cosituated closets: A lesbian app, public/private spaces, mobile intimacy, and collapsing context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 Ellison, N., Heino, R., & Gibbs, J. (2006). Managing Impressions OnLine: Self-Presentation Processes in the OnLine Dat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1(2).
- Hubbard, P. (2001). Sex zones: Intimacy, citizenship and public space. *Sexualities*, 4(1), 51-71.
- Kendall, L. (2009). How do issu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influence th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qualitative Internet research? *Internet inquiry: Conversations about method*, edited by Markham, A. N., & Baym, N. K. Sage.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New York, N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Ranzini, G., Lutz, C., & Gouderjaan, M. (2016). Swipe right: An exploration of self-presentation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on Tinder.

- Ranzini, G., & Lutz, C. (2017). Love at first swipe? Explaining Tinder self-presentation and motive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5(1), 80-101.
- Rubin, G.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Social Perspectives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00-133.
- Sykes, G. M. & Matza D. (1957). 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A Theory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6):664-70.
- Sumter, S. R., Vandenbosch, L., & Ligtenberg, L. (2017). *Love me Tinder: Untangling emerging adults' motivations for using the dating application Tinder*.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4(1), 67-78.
- Turkle, S. (2008). Always-on/Always-on-you: The tethered self. In J. E. Katz (Ed.),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pp. 121-137).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Tziallas, E. (2015). Gamified eroticism: Gay male “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and self-pornography. *Sexuality & Culture*, 19(4), 759-775.
- Ward, J. (2017). What are you doing on Tinder? Impression management on a matchmaking mobile app.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1), 1644-1659.
- Wiley, J. (1995). No Body is Doing it!: Cybersexuality as a Postmodern Narrative. *Body & Society*, 1(1), 145-162.
- Wolmark, J. (2000). *Cybersexualities: A Reader in Feminist Theory, Cyborgs and Cyberspace*.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王雲東編 (2007)。《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台北：威仕曼。
- 王淑美(2014)〈馴化 IM: 即時通訊中的揭露，協商與創造〉。中華傳播學刊, 25: 161-192。

吳怡萱（2007）《不扣鈕的賽伯人：網路性愛的虛擬真實》。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學位論文。

吳筱玖（2001）〈重寫賽伯人：一個模控的觀點〉。中華傳播學會 2001 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論文。香港。

周素鳳譯（2001）。《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Cambridge, UK: PoUty.]

尚衡譯（1990），《性意識史第一卷》，台北：桂冠文學。[原書：Foucault, M.(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林秀雲譯（2013）《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第十三版。新加坡：商聖智學習。[原書：

Babbie, E. R. (2013).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3e.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洪世民譯(2017)。《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台北：時報出版。[原書：Turkle, S. (2012).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曾凡慈譯(2010)。《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台北：群學出版。[原書：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Simon and Schuster.]

胡世君(2010)。〈曖昧：突破好/壞性界線的酷兒策略〉，《文化研究@嶺南》，19。

徐苔玲、王志宏譯（2006）。《性別、認同與地方》，台北：群學。[原書：McDowell, L. (1999).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U of Minnesota Press.]

袁方編（2002）。《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五南。

張玉芬譯（1998），《虛擬性愛》，台北：新新聞。[原書：Odzer, C. (1997). *Virtual spaces: Sex and the cyber citizen*. New York, NY: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陳婷玉（2008）〈解放？壓迫！ 網路色情聊天室中的兩性互動〉，《資訊社會研究》，14:223-260。

黃馨儀（2006）《個人、網路、性愛 論當代科技下的「親密性」》，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畢業論文。

萬毓澤譯（2007）。《再會吧！公共人》，台北：群學。[原書：Sennett, R. (1977).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趙旭東、方文譯（2005）。《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原書：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謝明珊、杜欣欣譯（2009）。《身體三面向：文化、科技與社會》，台北：韋伯。[原書：Shilling, C. (2004).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Sage.]

簡溥辰（2016）《哈囉，找什麼？臺灣男同志使用交友軟體的情況及影響因素》。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譚天、吳佳真譯（1998），《虛擬化身》，台北：遠流。[原書：Turkle, S. (1995). *Life i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Internet*. New York, NY: Simon.]

## 網頁資料

《自由時報》（2016 年 04 月 25 日），〈約砲神器大 PK 吾聊崛起、微信最爛〉。

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75206>

《蘋果日報》（2016 年 04 月 25 日），〈《約砲調查》熱點實測 這裡真的超好搖〉。

取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425/845976/Dcard>，〈woo 的一點點心得〉，2016 年 6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4131743>

批踢踢實業坊，〈[求助] 如何坦承是交友 app 認識的？〉，2016 年 11 月 7 日，取

自：<https://www.ptt.cc/bbs/Boy-Girl/M.1478511233.A.EA1.html>  
批踢踢實業坊，〈[討論] 會阻止朋友用交友軟體嗎？〉，2017 年 7 月 10 日，取  
自：<https://www.ptt.cc/bbs/WomenTalk/M.1499696153.A.421.html>  
批踢踢實業坊，〈[問題] 為什麼女生比較不會想用交友軟體？〉2017 年 11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ptt.cc/bbs/WomenTalk/M.1510676714.A.AEA.html>  
資策會 FIND 網站，〈2016 年消費者愛用 App 大洗牌〉，引自〈資策會 FIND/經  
濟部技術處「資策會 FIND(2016)/ 服務系統體系驅動新興事業研發計畫  
( 2/4 ) 〉，2017 年 5 月 26 日。取自：  
[https://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9105](https://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9105)

